唐會要

三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唐會要

(三)

王溥撰

唐會要卷十上

原闕今照四庫全書本增補

親拜郊 正月祈穀

高祖武德初定令。孟春辛日祈穀。祭感帝于南郊。元帝配。牲用蒼犢二。舊唐書禮儀志。

高宗顯慶二年。詔南郊祈穀。祭昊天上帝。罷感帝祠。文獻通考。

高宗顯慶二年。禮部尚書許敬宗。與禮官等議曰。六天出于緯書。而南郊圜丘一也。元以爲二物。郊及明堂。本以祭天。而元皆以爲祭太微五帝。傳曰。凡祀。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故郊祀后稷。以祈農事。而元謂周祭感帝靈威仰。配以后稷。因而祈穀。皆繆論也。由是盡黜元說。而南郊祈穀。祭昊天上帝。唐書禮樂志。

蕭德言傳。子子儒。字文舉。議。月令孟春祈穀上帝。春秋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故郊后稷以祈農。請春夏祈穀于上帝。皆祭天也。著之感帝。尤爲不稽。請郊明堂。罷六天說。止祀昊天。詔曰。可。

乾封元年。詔祈穀復祀感帝。唐書禮樂志。

乾封初。詔依舊祀感帝。司禮少常伯郝處俊等奏曰。顯慶新禮。廢感帝之祀。改爲祈穀昊天上帝。以高祖太武皇帝配。檢舊禮。感帝以世祖元皇帝配。今既奉勅依舊。祈穀爲感帝。以高祖配者。高祖依新禮見配

圜丘昊天上帝。若更配感帝。便恐有乖古禮。案禮記。周人禘嚳而郊稷之義。今若禘郊一祖同配。恐無所據。從之。舊唐書禮儀志。開元中。起居舍人王仲邱議曰。案貞觀禮。祈穀祀感帝。而顯慶禮。祀昊天上帝。傳曰。郊而後耕。詩曰。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禮記亦曰。上辛祈穀于上帝。而鄭元乃云。天之五帝迭王。王者之興。必感其一。因別祭尊之。故夏正之月。祭其所生之帝于南郊。以其祖配之。故周祭靈威仰。以后稷配。因以祈穀。然則祈穀非祭之本意。乃因后稷爲配爾。此非祈穀之本義也。夫祈穀本以祭天也。然五帝者。五行之精。所以生九穀也。宜于祈穀祭昊天。而兼祭五帝。唐書禮樂志。

王仲邱傳。開元中上言。貞觀禮。正月上辛祀感帝于南郊。顯慶禮。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以祈穀。臣謂詩春夏祈穀于上帝。禮上辛祈穀于上帝。則上帝當昊天矣。鄭元曰。天之五帝遞王。王者必感之以興。故夏正月祭所生于郊。以其祖配之。因以祈穀。感帝之祀。貞觀用之矣。請因祈穀之壇。徧祭五方帝。五帝者。五行之精。九穀之宗也。請二禮皆用。詔可。

開元二十年。改撰新禮。祀天一歲有四。正月上辛祈穀。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以高祖配。五方帝從祀。其上帝配帝籩豆等。同冬至之數。五方帝太尊著尊犧尊山罍各一。籩豆等亦同冬至之數。舊唐書禮儀志

天寶六載正月戊子。親祀圜丘。禮畢。大赦天下。舊唐書元宗本紀。

建中元年春正月辛未。有事于南郊。大赦。唐書德宗本紀。

元和二年正月辛卯。有事于南郊。大赦。唐書憲宗本紀。

元和二年正月己丑朔。上親獻太清宮太廟。辛卯。祀昊天上帝于郊丘。是日。還宮御丹鳳樓。大赦天下。先是。將及大禮。陰晦浹辰。宰臣請改日。上曰。郊廟事重。齋戒有日。不可遽更。享獻之辰。景物晴霽。人情欣悅。舊唐書憲宗本紀。

元和十五年十二月。將有事于南郊。穆宗問禮官。南郊卜日否。禮院奏。伏準禮令。祠祭皆卜。自天寶已後。凡欲郊祀。必先朝太清宮。次日饗太廟。又次日祀南郊。相循至今。並不卜日。從之。及明年正月。南郊禮畢。有司不設御榻。上立受羣臣慶賀。及御樓。仗退。百寮復不于樓前賀。乃受賀于興慶宮。二者闕禮。有司之過也。舊唐書禮儀志。

長慶元年正月辛丑。有事于南郊。大赦改元。唐書穆宗本紀。

長慶元年正月己亥朔。上親薦獻太清宮太廟。是日。法駕赴南郊。日抱珥。宰臣賀于前。辛丑。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卽日還宮。御丹鳳樓。大赦天下。改元長慶。內外文武。及致仕官三品以上。賜爵一級。四品已下加一階。陪位白身人賜勳兩轉。應緣大禮移仗宿衞御樓兵仗將士。普恩之外。賜勳爵有差。仍準舊例。賜錢

物二十萬四千九百六十端匹。禮畢。羣臣于樓前稱賀。仗退。上朝太后于興慶宮。舊唐書穆宗本紀。

寶歷元年春正月辛亥。有事于南郊。唐書敬宗本紀。

會昌元年春正月辛巳。有事于南郊。大赦改元。五年正月辛亥。有事于南郊。大赦。作仙臺于南郊。唐書武宗本紀。

大中元年正月甲寅。有事于南郊。大赦改元。七年春正月戊申。有事于南郊。大赦。唐書宣宗本紀。

咸通四年春正月庚午。有事于南郊。唐書懿宗本紀。

乾符二年春正月辛卯。有事于南郊。唐書僖宗本紀。

親迎氣

武德貞觀之制。神祇大享之外。每歲立春之日。祀青帝于東郊。帝宓羲配。勾芒。歲星。三辰。七宿從祀。立夏。祀赤帝于南郊。帝神農氏配。祝融。熒惑。三辰。七宿從祀。季夏土王日。祀黃帝于南郊。帝軒轅配。后土。鎮星從祀。立秋祀白帝于西郊。帝少昊配。蓐收。太白。三辰。七宿從祀。立冬祀黑帝于北郊。帝顓頊配。元冥。辰星。三辰。七宿從祀。每郊帝及配座。用方色犢各一。籩豆各四。簠簋各一。瓿俎各一。勾芒已下五星及三辰七宿。每宿牲用少牢。每座籩豆簠簋瓿俎各一。舊唐書禮儀志。

永昌元年。即嗣聖六年。勅天無二稱。帝是通名。從前諸儒。互生同異。乃以五方之帝。亦謂爲天。假有經傳互文。終是名實未當。稱號不別。尊卑相混。自今郊祀之禮。惟昊天上帝稱天。自餘五帝皆稱帝。通典。

元宗開元十一年正月十日。制獻歲之吉。迎氣方始。敬順天時。無違月令。所由長吏。可舉舊章。通考。

立春日。祀青帝于東郊。以太昊配。勾芒。歲星。三辰。七宿從祀。立夏日。祀赤帝于南郊。以炎帝配。祝融。熒惑。三辰。七宿從祀。季夏日。祀黃帝于南郊。以軒轅配。后土。鎮星。從祀。立秋日。祀白帝于西郊。以少昊配。蓐收。太白。三辰。七宿從祀。立冬日。祀黑帝于北郊。以顓頊配。元冥。辰星。三辰。七宿從祀。正座配座。籩豆各十二。五辰。五官。三辰。七宿。籩豆各二。餘各一也。文獻通考。

以上樂用本音。皆以黃鍾爲均。三成。准周禮云。圜鍾之均六變。天神皆降。可得而禮。記云。天神皆降。明五帝日月星辰。皆天神也。又周禮樂三變。唯致邱陵之祇。今改用六變。

齋戒。攝事祀官齋戒如圜丘儀。前祀七日。平明。太尉誓百官于尚書省曰。某月某日。祀青帝于東郊。各揚其職。不供其事。國有常刑。皇帝散齋四日。致齋三日。如圜丘儀。

陳設。前祀二日。尚舍直長施大次于外壝東門之內道北。南向。尚舍奉御鋪御座。攝事則衛尉設祀官公卿已下次于道南北向西上。衛尉設陳饌幔于內壝東門之外道南。北向。設文武侍臣次。又設祀官及從祀羣官。諸州使蕃客等次。前

祀二日。太樂令設宮縣之樂于壇南壝之內。設歌鍾歌磬于壇上。各如圜丘之儀。右校埽除壇之內外。郊社令積柴于燎壇。其壇于樂懸之南。外壝之內。攝事則其壇于神壇之左。內壝之外。方一丈。高丈二尺。開上南出戶。方六尺。前祀一日。奉禮設御位。在壇之東南。西向。攝事則設祀官公卿位于內壝東門之內道北。執事位于道南。每等異位。重行西向。以北爲上。設望燎位于柴壇之北。南向。設祀官公卿位于內壝東門之外道南。分獻之官于公卿之南。執事位于其後。設祀官及從祀羣官位。及門外等位。一如圜丘。攝事則御史位于壇上。設牲牓于東壝之外。當門西。配帝牲牓少退。南上。設廩犧令位于牲西南。御史陪其後。俱北向。設諸太祝位于牲東。各當牲後。祝史陪其後。俱西向。設太常卿省牲位于牲前。近北南向。設青帝夏赤帝季夏黃帝秋白帝冬黑帝。酒尊于壇之上下。太尊二。著尊二。犧尊二。山罍二。在壇上東南隅北向。象尊二。壺尊二。山罍二。在壇下。皆于南陛之東北向。西上。設配帝著尊二。犧尊二。象尊二。山罍一。在壇上。于青帝酒尊之東北向。西上。歲星三辰。勾芒氏。夏祝融。季夏后土。秋蓐收。冬元冥。巳下放此。俱象尊二。各設于神座之左。皆右向。七宿壺尊二。設于神座之右。而左向。上帝配帝之尊置于坫。星辰以下尊藉以席。皆加勺冪。設爵于尊下。設御洗于壇南陛東南。亞獻之洗。又于東南。俱北向。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篚實以巾爵。設星辰之尊罍洗篚。各于其方陛道之左。俱內向。執尊罍篚冪者。各于其後。又設玉

幣之篚于壇上下。尊坫之所。祀日未明五刻。太史令郊社令。設青帝靈威仰神位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叶光紀。于壇上北方南向。席以藁秸。設帝太昊氏神座夏神農。季夏軒轅。秋少昊。冬顓頊。已下放此于東方西向。席以莞。設歲星三辰之座于壇之東北。七宿之座于壇之西北。各于其壇南向。相對爲首。設勾芒氏之座于壇之東面西向。席皆莞。設神位各于座首。

省牲器。如別儀。

鑾駕出宮。如圜丘儀。

奠玉帛。祀日未明三刻。諸祀官各服其服。郊社令良醞令。各率其屬入實尊罍玉幣。凡六尊之次。太尊爲上。實以泛齊。著尊次之。實以醴齊。犧尊次之。實以盎齊。象尊次之。實以醍齊。壺尊次之。實以沈齊。山罍爲下。實以清酒。配座著尊爲上。實以泛齊。犧尊次之。實以醴齊。象尊次之。實以盎齊。其歲星三辰勾芒氏之象尊。俱實以醍齊。七宿之壺尊。俱實以沈齊。元酒各實于五齊之上。尊禮神之玉。東方以青珪。南方以赤璋。中央以黃琮。西方以白琥。北方以元璜。其幣各隨方色。長丈八尺。太官令帥進饌者實籩豆簠簋。入設于內壝東門之外。饌幔內。未明二刻。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御史博士諸太祝。及令史祝史。與執尊罍篚冪者。入自東壝門。當壇南。重行北面西上。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御史已下皆再拜。訖。執尊罍篚冪者。各就位。贊引引御史博士

諸太祝詣卯陛升行埽除于上。令史祝史行埽除于下。訖。引就位。車駕將至。謁者贊引引祀官。通事舍人分引從祀羣官。諸方客使。先至者各就門外位。駕至大次門外。迴輅南向。將軍降立于輅右。侍中進。當鑾駕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請降輅。俛伏興。還侍位。皇帝降輅之大次。通事舍人各引文武九品已上。從祀羣官。就壝外位。攝則無車駕將至下至壝外位儀。太樂令帥工人二舞次入就位。文舞入陳于縣內。武舞立于縣南道西。謁者引司空入。陳埽除訖。出復位。如常儀。皇帝停大次半刻頃。通事舍人贊引各引從祀羣官。介公酅公。諸方客使。先入就位。太常博士引太常卿。立于大次門。當門北向。侍中版奏。外辦。攝則初司空入。謁者引祀官。贊引引執事。俱就門外位。司空埽除訖。各引入就位。贊再拜。謁者進太尉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無皇帝停大次下至太常卿奏謹具儀。皇帝服大裘而冕。夏服袞冕。出次。華蓋侍衛如常儀。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引皇帝。凡太常卿前導。皆博士先引。至內壝外。殿中監進大珪。尚衣奉御又以鎮珪授殿中監。殿中監受進。皇帝搢大珪。執鎮珪。華蓋仗衛停殿門。近侍者從入。如常。謁者引禮部尚書太常少卿陪從。如常儀。皇帝至版位。西向立。每立定。太常卿博士卽立于左。謁者贊引各引祀官次入就位。立定。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奉禮曰。衆官在位者皆再拜。其先拜者不拜。太常卿前奏。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協律郎跪。俛伏。舉麾鼓柷。奏角音。夏徵音。季夏宮音。秋商音。冬羽音。乃以黃鍾之均。文舞之舞。樂六成。偃麾戛敔。樂止。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

拜。（攝事拜。）奉禮曰。衆官再拜。衆官在位者。皆再拜。上下諸太祝。俱取玉幣于篚。各立于尊所。其奠玉幣及毛血。並如圜丘儀。（攝則太尉爲初獻。受玉幣。登歌作肅和之樂。餘亦如圜丘攝事之儀。）

進熟。皇帝既升。奠玉帛。其設饌盥洗奠。皆如圜丘之儀。（攝事如圜丘攝事儀。）太祝持版進于神座之右。東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某月朔某日子。嗣天子臣某。（攝事云。嗣天子臣某。謹遣太尉封臣名。）敢昭告于青帝靈威仰。獻春伊始。時維發生。品物昭蘇。式遵恆禮。敬以玉幣犧齊粢盛庶品。肅恭燔祀。暢茲和德。帝太昊氏配神作主。尚饗。訖。興。夏云。昭告于赤帝赤熛怒。朱明戒序。長嬴馭節。庶品蕃碩。用遵恆典。敬以玉帛犧齊粢盛庶品。恭敬禋祀。肅昭養德。帝神農氏配神作主。季夏云。黃帝含樞紐。爰茲溽暑。實惟土潤。戊己統位。黃鐘在宮。敬以玉幣犧齊粢盛庶品。恭修燔祀。式虔厚德。帝軒轅氏配神作主。秋云。白帝白招拒。素秋伊始。品物收成。祗率舊章。展其恆禮。帝少昊氏配神作主。冬云。黑帝叶光紀。元冥戒序。庶類安寧。資此積歲。祗率恆典。帝顓頊氏配神作主。皇帝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奠版于神座前。興。還尊所。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詣配帝酒尊所。執尊者舉冪。侍中取爵。侍中贊酌汎齊訖。樂作。太常卿引皇帝進。當太昊氏神座前。東向跪。奠爵。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東向立。樂止。太祝持版進于神座前左。北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某月朔日子。開元神武皇帝臣某。敢昭告于帝太昊氏。爰始立春。盛德在木。用致燔燎。青帝靈威仰。惟帝布茲仁政。叨叶上元。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備茲

明薦配神作主。尚饗。訖興。夏云昭告于帝神農氏時惟孟夏火德方融用致明禋于赤帝赤熛怒惟帝表功協德允斯作對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配神作主季夏云告于帝軒轅氏時惟季夏位膺土德奉明禋于黃帝含樞紐惟帝功施厚地道合上元謹以云云秋云告于帝少昊氏時惟立秋金德在馭用致燔燎于白帝白招拒惟帝立茲義政叶此神功謹以云云冬云告于帝顓頊氏時惟立冬水德在馭用茲禋燎于黑帝叶光紀惟帝道合乾元允茲升配謹以云云。其飲福及亞獻至還宮並同圜丘之儀。攝事同圜丘攝事儀見開元禮。

開元二十五年十月一日。制自今已後每年立春之日。朕當帥公卿。親迎春于東郊。其後夏及秋。常以孟月朝于正殿。讀時令。仍令禮官卽修撰儀注。既爲常式。及是常禮。務從省便。無使勞煩也。文獻通考。

開元二十六年正月丁丑。迎氣于東郊。唐書元宗本紀。

開元二十六年。又親往東郊迎氣。祀青帝。以勾芒配。歲星及三辰七宿從祀。其壇本在春明門外。元宗以配所隘狹。始移于滻水之東面。而位望春宮。其壇一成。壇上及四面皆青色。勾芒壇在東南。歲星已下各爲一小壇。在青帝壇之北。親祀之時。有瑞雪壇下。侍臣及百寮拜賀稱慶。舊唐書禮儀志。

肅宗元年建卯月一日赦文。朕敬授人時。愼徽月令。庶無極憊。以獲休徵。自今已後。每至四孟月迎氣之日。令所司明案典禮。宣讀時令。朕當與百辟卿士。舉而行之。文獻通考。

德宗貞元元年十月二十七日。詔郊祀之義。本于至誠。制禮定名。合從事實。使名實相副。尊卑有倫。五方

配帝。上古哲王。道濟蒸民。禮著明祀。論善計功。則朕德不類。統天御極。朕位攸同。而祝文稱臣以祭。既無益于誠敬。徒有黷于等威。宜從改正。以敦至禮。自今以後。祀五方配帝祝文。並不須稱臣。其餘禮數如舊。

舊唐書禮儀志

舊唐書歸崇敬傳。時有術士巨彭祖上疏云。大唐土德。千年合符。請每四季郊祀天地。詔禮官儒者議之。崇敬議曰。案舊禮。立春之日。迎春于東郊。祭青帝。立夏日。迎夏于南郊。祭赤帝。先立秋十八日。迎黃靈于中地。祀黃帝。秋冬各于其方。黃帝于五行爲土王。在四季生于火。故火用事之末而祭之。三季則否。漢魏周隋。共行此禮。國家土德乘時。亦以每歲六月土王之日。祀黃帝于南郊。以后土配。所謂合禮。今彭祖請用四季祠祀。多憑緯候之書。且據陰陽之說。事涉不經。恐難行用。又議祭五人帝不稱臣云。太昊五帝。人帝也。於國家卽爲前後之禮。無君臣之義。若于人帝而稱臣。則于天帝復何稱也。議者或云五人帝列于月令。分配五時。則五神。五音。五祀。五蟲。五臭。五穀皆備。以備其時之色數。非必別有尊崇也。

雜錄

武德初。令每歲夏至祭皇地祇于方丘。亦以景帝配。其壇在宮城之北十四里。壇制再成。下成方十丈。上成五丈。每祀則地祇及配帝設位于壇上。神州及五嶽四鎭。四瀆四海。五方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並

皆從祀。神州在壇之第二等。五嶽以下三十七座。在壇下外壝之內。邱陵等三十座。在壝外。其牲。地祇及配帝用犢二。神州用黝犢一。嶽鎮以下。加羊豕各五。孟冬祭神州于北郊。景帝配。牲用黝犢二。舊唐書禮儀志。

太宗貞觀時。奉高祖配地郊。通典。

中書令房元齡。與禮官議。以爲禮有益于人。則祀之。神州者。國之所託。餘八州則又不相及。近代通祭九州。今除餘州等八座。惟祭皇地祇及神州。以正祀典。

高宗永徽中。廢神州之祀。通考。

禮部尚書許敬宗議。方丘在祭地之外。別有神州。謂之北郊。分地爲二。既無典據。理又不通。請合于一祀。以符古義。仍並條附式令。永垂後則。可之。舊唐書禮儀志。

唐書蕭德言傳。方丘既祭地。又祭神州北郊。皆不載經。請止一祠。詔曰。可。

乾封初。詔依舊祀神州皇地祇壇。依舊于渭水北置。通考。

太常博士陸遵等議。北郊之月。古無明文。漢光武正月辛未。始建北郊。東晉成帝咸和中。議北郊用正月。皆無明據。武德來禮令。卽用十月。爲是陰用事。故于此時祭之。請依舊十月致祭。從之。

武后天册萬歲元年。親享南郊。合祭天地。唐書。

睿宗景雲三年。將祀南郊。有司請設皇地祇位。唐書。

先天元年夏五月戊寅。有事于北郊。辛巳。大赦。改元曰延和。賜內外官陪禮者勳一轉。民醋五日。唐書睿宗本紀。

開元十一年二月壬子。如汾陰。祀后土。唐書元宗本紀。

開元十一年。上將還西京。便幸并州。兵部尚書張說進言曰。陛下今因行幸。路由河東。有漢武后土之祀。此禮久闕。歷代莫能行之。願陛下紹斯墜典。以爲三農祈穀。此誠萬姓之福。至十二年二月二十二日。祠后土于汾陰睢上。太史奏榮光出河。休氣四塞。祥風繞壇。日揚其光。初有司奏脩壇。掘地獲古銅鼎二。其大者容四升。小者容一升。色皆青。又獲古甎。長九寸。有篆書千秋萬歲字。及長樂未央字。又有赤兔見于壇側。舊祠堂爲婦人素像。則天時移河西梁山神素像。就祠中祀焉。至十一年。有司遷梁山神像于祠外之別室焉。詔以中書令張嘉貞爲壇場使。將作少監張景爲壇場副使。張說爲禮儀使。見文獻通考。

開元二十年九月乙巳。中書令蕭嵩等奏上開元新禮。十一月庚午。祀后土于睢上。大赦天下。舊唐書元宗本紀。

開元二十年十一月庚申。如汾陰。祠后土。唐書元宗本紀。

開元二十年。車駕欲幸太原。中書令蕭嵩上言云。十一年親祀后土。自是神明昭佑。累年豐登。有祈必報。禮之大者。且漢武親祠睢上。前後數回。伏請准舊事。至后土行報賽之禮。上從之。至十一月二十一日。祀后土于睢上。其文曰。恭惟坤元。道昭品物。廣大茂育。暢于生成。庶憑休和。惠及黎獻。博厚之位。奧在汾陰。

肅恭時巡。用昭舊典。敬以琮幣犧牲。粢盛庶品。備茲瘞禮。式展誠慤。睿宗皇帝配神作主。禮畢。令所司刊石于祠所。上自爲文。文獻通考。

開元二十年。蕭嵩爲中書令。改撰新禮。祀地一歲有二。舊唐書禮儀志。

祭地儀。夏至日。祭皇地祇于方丘壇上。以高祖神堯皇帝配座。每座籩豆各十二。簠簋篚俎各一。百七十二座。祭神州地祇于壇第一等。籩豆各四。餘如上也。祭五嶽。四鎮。四海。四瀆。五山。五川。五林。五澤。五邱。五陵。五墳。五衍。五原。五隰。于內壝之外。各依方面。每座籩豆各一。簠簋篚俎各一。皆準舊禮爲定。立冬後。祭神州地祇于北郊。以太宗文武聖皇帝配座。每座籩豆各十二。簠簋篚俎各一也。文獻通考。

舊樂用姑洗三成。准周禮云。函鍾之均八變。則地祇皆降。可得而禮。鄭元云。祭地有二。一是大地崑崙爲皇地祇。則宗伯黃琮所祭者。二是帝王封城內之神州。則兩圭有邸所祭者。後禮則不立神州之祀。今依前禮爲定。既曰地祇。其樂合用函鍾之均八變。文獻通考。

皇帝夏日至。祭方丘儀。后土同。孟冬祭神州及攝事並附。

齋戒。　前祭七日。戒誓。皇帝服衮冕。前祭二日。太尉告高祖神堯皇帝廟。如常告之儀。告以配神作主。孟冬。祭神

州。則告太宗文武聖皇帝廟。餘並如圜丘之儀。

陳設。前祭三日。尚舍直長施大次于外壝東門之外道北。南向。（攝事。衛尉設祭官公卿以下次于東壝外道南。北向西上。）尚舍奉御鋪御座。衛尉設文武侍臣次于大次之後。文官在左。武官在右。俱南向。設祭官次于東壝之外道南。北向西上。三師于南壝之外道東。諸王于三師之南。俱西向北上。文官九品以上于祭官之東。北向西上。介公酅公于南壝之外道西。東向。諸州使人。東方南方于諸王東南。西向。西方北方于介公酅公西南。東向。皆北上。諸國之客。東方南方于諸州使人之南。西向。西方北方于諸州使人之南。東向。皆北上。武官三品以下。七品以上。于西壝之外道南。北向東上。（褒聖侯于文官三品以下。攝事無御座以下至此儀。）設陳饌幔于內壝東門西門之外道。北面南向。（壇上及神州東方南方之饌。陳于東門外。西向。西方北方之饌。陳于西門外。東向。神州無西門之饌。）前祭二日。太樂令設宮懸之樂于壇南內壝之外。樹靈鼓于北懸之內道之左右。餘如圜丘儀。又爲瘞埳于壇之壬地。內壝之外方。深取足容物。南出陛。前祭一日。奉禮設御位。（攝事無御位。）于壇之東南。西向。設望瘞位于壇西南。當瘞埳北向。設祭官公卿位于內壝東門之外道南。分獻官于公卿之南。執事者位于其後。每等異位。俱重行西向北上。設御史位于壇上。正位于東南隅。西向。副位西南隅。東向。設奉禮位于樂懸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北上。設奉禮贊者位于瘞埳西南。東向南上。設協律郎位于壇上南陛之西。東向。設太樂令位于北懸之間。當壇北向。設從祭之官。三師

位于懸南道東。諸王位于三師之東。俱北向西上。介公酅公位于道西。北向東上。文官從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位于執事之南。每等異位。重行西向。武官三品以下。九品以上。位于西方。當文官。每等異位。重行東向。皆北上。諸州使人位。東方南方于諸王東南。重行北面西上。西方北方于介公酅公西南。重行北面東上。設諸國客使位于內壝南門之外。東方南方于諸州使人之東。每國異位。重行北面西上。西方北方于諸州使人之西。每國異位。重行北面東上。攝事無三師以下至此儀。設門外位。祭官公卿以下。皆于東壝之外道南。每等異位。重行北面西上。三師位于南壝之外道東。諸王于三師之南。俱西向。介公酅公于道西東向。皆北上。文官從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位于東壝之外。祭官之南。每等異位。重行北面西上。武官三品以下。九品以上。位于西壝之外道南。每等異位。重行北面東上。諸州使人位。東方南方于諸王東南。重行西面。西方北方于介公酅公西南。重行東面。俱北上。設諸國客位。東方南方于諸州使人之南。每國異位。重行西面。西方北方于諸州使人之南。每國異位。重行東面。皆北上。攝事無三師以下至此儀。牲牓于東壝之外。當門西向。黃牲一居前。又黃牲一在北。少退。元牲一在南。少退。設廩犧令位于牲西南。祝史陪其後。俱北向。設諸太祝位于牲東。各當牲後。祝史陪其後。俱西向。設太常卿省牲位于牲前。近北南向。設皇地祇酒尊于壇之上下。太尊二。著尊二。犧尊二。罍一。在壇上東南隅。北向。象尊二。壺尊二。山罍一。在壇下。皆于南陛之東。北向。俱西上。

設配帝著尊二。犧尊二。象尊二。罍一。在壇上。皆于皇地祇酒尊之東。北向西上。孟冬北郊酒尊于神州酒尊之東。同夏至之儀。神州太尊二。在第一等。每方嶽鎮海瀆。俱山尊二。山林川澤。俱蜃尊二。邱陵墳衍原隰。俱概尊二。凡尊各設于神位之左。而右向。神州以上之尊。置于坫。以下之尊。俱藉以席。皆加勺冪。設爵于尊下。孟冬儀壇上之尊。置于壇坫。以下之尊。藉以席。設御洗及設玉幣之篚等。並如圜丘儀。孟冬祭同。祭日。未明五刻。太史令郊社令各服其服。帥其屬升。設皇地祇神座于壇上北方。南向。席以藁秸。設高祖神堯皇帝神座。孟冬神州則設太宗文武聖皇帝神座。于東方。西向。席以莞。設神州地祇神座于第一等。東南方。席以藁秸。又設嶽鎮海瀆以下之座于內壝之內。各于其方。皆有原隰邱陵墳衍之座。又設中岳以下之座于壇之西南。俱內向。自神州以下六十八位席。皆以莞。設神位。各于座首。

省牲器。如別儀。

鑾駕出宮。服以衮冕。餘如上辛圜丘儀。孟冬北郊同圜丘。

奠玉帛。祭日未明三刻。諸祭官各服其服。郊社令良醞令各帥其屬。入實尊罍玉幣。凡六尊之次。太尊爲上。實以泛齊。著尊次之。實以醴齊。犧尊次之。實以醍齊。壺尊次之。實以沈齊。山罍爲下。實以三酒。配帝著尊爲上。實以泛齊。犧尊次之。實以醴齊。象尊次之。實以盎齊。以上孟冬同。神州太尊。實以沈齊。五方嶽鎮海瀆之山尊。實以醍齊。山林川澤之蜃尊。實以沈齊。邱陵以下之散

尊實以清酒。元酒各實于諸齊之上。尊禮神之玉。皇地祇以黃琮。其幣以黃。配帝之幣亦如之。神州之玉以兩圭有邸。其幣以元。孟冬同。岳瀆以下之幣各從方色。太官令帥進饌者。入實饌。及禮官就位。御史太祝行埽除等。並如圜丘儀。孟冬同。駕將至。謁者贊引。各引祭官從祭官客使等。俱就門外位。駕至大次門外。迴輅南向。將軍降立于輅左。侍中進。當鑾駕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請降輅。俯伏。興。還侍位。五品以上從祭之官。皆就壝外位。攝事無駕至大次下儀。太樂令帥工人二舞次入就位。文舞入陳于懸內。武舞立于懸南道西。謁者引司空入。行埽除訖。出復位。皇帝停大次半刻頃。謁者贊引。各引祝官。通事舍人。分引從祀羣官。介公酅公。諸方客使。皆先入就位。太常博士引太常卿。立于大次門外。當門北向。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衮冕。孟冬神州大裘而冕。出次。華蓋侍衛如常儀。侍中負寶陪從如式。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引皇帝。至中壝門外。殿中監進大圭。尚衣奉御又以鎮圭授殿中監。皇帝搢大圭。執鎮圭。華蓋仗衛。停于門外。侍者從入。謁者引禮部尚書太常少卿陪從。如常儀。皇帝至版位。太常卿請再拜。及請行事。並如圜丘儀。攝事如圜丘攝事儀。協律郎舉麾。工鼓柷。奏順和之樂。乃以林鍾爲宮。太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作文舞之舞。樂舞八成。林鍾太蔟姑洗南呂皆再成。偃麾。戛敔。樂止。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奉禮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皇帝奠玉幣及樂之節。並如圜丘。攝事則太尉奠玉幣下放此。登歌作肅和之樂。以應鍾之均。太常卿引皇帝進。北向跪奠于皇地祇。孟冬神州。神

座。俯伏。興。及奠配座。並如圜丘儀。攝事同圜丘攝事儀。

進熟。皇帝既升。奠玉幣。太官令陳饌之儀。如圜丘。俎初入門。奏雍和之樂。以太簇之均。自後接神之樂用太簇。饌至陛。樂止。祝史俱進。跪徹毛血之豆。降自東陛以出。皇地祇之饌。升自南陛。配帝之饌。升自東陛。神州之饌。升自北陛。孟冬神州。升自南陛。諸太祝迎引于壇上。各設于神座前。設訖。謁者引司徒。太官令帥進饌者。降自東陛以出。司徒復位。諸太祝還尊所。又進設嶽鎮以下之饌。相次而畢。太常卿引皇帝詣罍洗。樂作。其盥洗酌獻跪奠奏樂之儀。並如圜丘。攝事如圜丘攝事儀。太祝持版進於神座右。東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臣某。攝則云。謹遣太尉臣名。下放此。敢昭告于皇地祇。乾道運行。日躔北至。景風應序。離氣效時。嘉承至和。肅若舊典。敬以玉幣犧齊。粢盛庶品。備茲祇瘞。式表誠慤。高祖神堯皇帝配神作主。尚享。太祝俯伏。興。孟冬神州云。包含區夏。載植羣生。溥被域中。賴茲厚德。式遵彝典。用揀元辰。敬以玉幣犧齊。粢盛庶品。明獻厥誠。備茲祇瘞。皇祖太宗文武聖皇帝配神作主。皇帝再拜。攝則太尉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跪。奠版于神座。興。還尊所。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詣配帝酒尊所。執尊者舉冪。侍中取爵于坫。進。皇帝受爵。侍中贊酌沈齊。訖。樂作。太常卿引皇帝進高祖神堯皇帝神座前。東向跪。奠爵。俯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東向立。樂止。太祝持版進于神座之左。北

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孝孫開元神武皇帝臣某。敢昭告于高祖神堯皇帝。時唯夏至。肅敬訓典。用祗祭于皇地祇。唯高祖德叶二儀。道兼三統。禮膺光配。敢率舊章。孟冬云。皇曾祖太宗文武聖皇帝。德被乾坤。格于上下。昭配之儀。欽率舊章。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肅陳明薦。作主侑神。尚享。太祝俯伏。興。皇帝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奠版于神座。興。還尊所。皇帝飲福受胙。及亞獻終獻盥洗酌獻飲福。並如圜丘儀。唯皇地祇太尉亞獻酌醍齊時。武舞作。合六律六同爲異耳。初。太尉將升獻。謁者一人引獻官詣罍洗。盥洗匏爵訖。升自巳陛。詣酒尊所。執尊者舉冪。酌沈齊。進奠于神州座前。引降還本位。謁者五人。次引獻官。各詣罍洗盥洗訖。各詣酒尊所。俱酌醍齊訖。引獻官各進奠于爵于諸方岳鎮海瀆首座。餘座皆祝史助奠。相次而畢。引還本位。又贊引五人。引獻官詣罍洗盥洗。詣酒尊所。酌沈齊。獻山林川澤。如岳鎮之儀。訖。又引獻官詣罍洗盥洗訖。詣酒尊所。俱酌清酒。獻邱陵以下。及齋郎助奠。如上儀。訖。各引還本位。武舞六成。樂止。舞獻俱畢。諸祝徹豆及賜胙。皇帝再拜。奏樂。並如圜丘儀。太常卿前奏。請就望瘞位。太常卿引皇帝。作樂。皇帝就望瘞位。北向立。樂止。于羣官將拜。上下諸祝各執篚進神座前。取玉幣。齋郎以俎載神州以上牲體稷黍飯爵酒。各由其陛降壇北行。當瘞埳西行。諸太祝以玉幣饌物。置于埳。諸祝又以岳鎮以下之禮幣及牲體皆從瘞。奉禮曰。可瘞埳。東西廂各六人。實土半埳。太常卿前奏。禮畢。引皇帝還大次。樂作。從祀羣官諸方客使。及御史以下出。並如圜丘儀。其祝版燔

于齋所。通典開元禮纂類。

鑾駕還宮。如圜丘儀。

開元二十一年。詔夏至日。祀皇地祇于方丘。以高祖配。立冬祭神州于北郊。以太宗配。文獻通考。

天寶五載。詔皇王之典。聿修于百代。郊祭之儀。允屬于三靈。聖人既因時以制宜。王者亦緣情以定禮。且尊莫大于天地。禮莫崇于祖宗。嚴配昭升。豈宜異數。今烝嘗之獻。既著于常式。南北之郊。未展于時享。自今以後。每歲四時孟月。先擇吉日。祭昊天上帝。其以皇地祇合祭。以次日祭九宮壇。皆令宰臣行禮奠祭。務崇蠲潔。稱朕意焉。冊府元龜。

代宗大歷十二年秋八月。增修北郊壇齋宮二十五間。

文宗太和三年六月。太常寺奏北郊祀皇地祇壇。先闕齋宮。請准祠例置一所。可之。冊府元龜。

后土社稷。

武德九年二月戊寅。親祠社稷。舊唐書高祖本紀。

武德貞觀之制。仲春仲秋時戊日。祭大社大稷。社以勾龍配。稷以后稷配。社稷各用太牢一。牲色並黑。籩

豆簠簋各二。鉶俎各三。季冬蜡之明日。又祭社稷于社宮。如春秋二仲之禮。舊唐書禮儀志。

通典。唐社稷亦在含光門內之右。

冊府元龜。武德九年正月丙子。詔曰。厚地載物。社主其祭。嘉穀養民。稷惟元祀。列聖垂範。昔王通訓。建邦正位。莫此爲先。爰暨都邑。建于州里。率土之濱。咸極莊敬。所以勸農務本。修始報功。敦序教義。整齊風俗。末代澆浮。祀典虧替。時逢喪亂。仁惠弛薄。壇壝闕昭備之禮。鄉閭無紀合之訓。朕握圖受歷。菲食卑宮。奉珪璧以尊嚴。潔粢盛而禋燎。尚想躬稼。厲精治本。永言享祀。宜存億紀。是以吉日惟戊。親祀大社。率從百僚。以祈九穀。今既南畝俶載。東作方興。九州致祀。宜盡祗肅。四方之民。咸勤殖藝。隨其性類。命爲宗社。京邑庶士。臺省羣官。里閈相從。共遵社法。以時供祀。各申祈報。兼行宴醑之義。用洽鄉黨之歡。且立節文。明爲典制。進退俯仰。登降折旋。明加誨厲。遞相勸奬。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布告天下。卽宜遵用。戊寅。親祀社稷。

通典。唐初爲帝社。亦曰藉田壇。貞觀三年。太宗將親耕。給事中孔穎達議曰。禮。天子藉田南郊。諸侯東郊。晉武帝猶南郊。今帝社乃東壇。未合于古。太宗曰。書稱平秩東作。而青輅黛耜。順春氣也。吾方位少陽。田宜于東郊。乃耕于東郊。

咸亨五年五月己未。詔春秋二社。本以祈農。如聞此外別爲邑會。此後除二社外。不得聚集。有司嚴加禁

止。舊唐書高宗本紀。

長壽元年九月。大赦改元。改用九月社。唐書武后本紀。

神龍元年五月乙酉。立太廟社稷于東都。唐書中宗本紀。

先農初爲帝社。亦曰藉田壇。垂拱中。武后藉田壇曰先農壇。神龍元年。禮部尚書祝欽明議曰。周頌載芟。春藉田而祈社稷。禮天子爲藉千畝。諸侯百畝。則緣田爲社。曰王社侯社。今曰先農。失王社之義。宜正名爲帝社。太常少卿韋叔夏。博士張齊賢等議曰。祭法。王者立太社。然後立王社。所置之地。則無傳也。漢興已有官社。未立官稷。配立于官社之後。以夏禹配官社。以后稷配官稷。臣瓚曰。高祖立漢社稷。所謂太社也。官社配以禹。所謂王社也。至光武乃不立官稷。相承至今。魏以官社爲帝社。故摯虞謂魏氏故事立太社是也。晉或廢或置。皆無處所。或曰二社並處。而王社居西。崔氏皇甫氏皆曰。王社在藉田。案衞宏漢儀。春始東耕于藉田。引詩先農。則神農也。又五經要義曰。壇于田以祀先農。如社。魏秦靜議。風伯。雨師。靈星。先農。社。稷。爲國六神。晉太始四年。耕于東郊。以太牢祀先農。周隋舊儀。及國朝先農。皆祭神農于帝社。配以后稷。則王社先農不可也。今宜于藉田立帝社帝稷。配以禹棄。則先農帝社並祠。叶于周之載芟之義。欽明又議曰。藉田之祭本王社。古之祀先農勾龍后稷也。烈山之子。亦謂之農。而周棄繼之。皆祀爲稷。共

工之子曰后土。湯勝夏欲遷而不可。故二神社稷主。自黃帝以降。不以羲農列常祀。豈社稷而祭神農乎。社稷之祭。不取神農耒耜大功。而專于共工烈山。蓋以三皇洪荒之迹。無取爲教。彼秦靜何人。而知社稷先農爲二。而藉田有二壇乎。先農王社一也。皆后稷勾龍異名而分祭。牲以四牢。欽明又言漢祀禹繆也。今欲正王社先農之號而未決。乃更加二祀。不可。叔夏齊賢等乃奏言。經無先農。禮曰。王自爲立社。先儒以爲在藉田也。永徽中猶曰藉田。垂拱後乃爲先農。然則先農與社一神。今先農壇請改曰帝社壇。以合古王社之義。其祭準令以孟春吉亥祀后土。以勾龍氏配。于是爲帝社壇。又立帝稷壇于西。如太社太稷。而不設方色。以異于太社。唐書禮樂志。

張齊賢傳。齊賢遷博士。時東都置太社。禮部尚書祝欽明。問禮官博士周家田。主用所宜木。今社主石奈何。齊賢與太常少卿韋叔夏。國子司業郭山惲。尹知章等議。春秋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故曰不用命戮于社。社稷主用石。以可奉而行也。崔靈恩曰。社主用石。以地產最實歟。呂氏春秋言殷人社用石。後魏天平中。遷太社石主。其來尚矣。周之田主用所宜木。其民間之社歟。非太社也。于是舊主長尺有六寸。方尺七寸。問博士云何。齊賢等議。社主之制。禮無傳。天子親征。載以行。則非過重。禮。社祭土。主陰氣。韓詩外傳。天子太社方五尺。諸侯半之。五土數。社主宜長五尺。以準數五。方二尺。以準陰偶。剡其上以象物生。方其下以象地體。埋半土中。本末均也。請度以古尺云。又問社稷壇隨四方用色。而

中不數尺冒黃土謂何。齊賢等曰。天子太社。度廣五尺。分四方。上冒黃土。象王者覆被四方。然則當以黃土覆壇上。舊壇上不數尺。覆被之狹。乖于古。于是以方色飾壇四面及陛。而黃土全覆上焉。祭牲皆太牢。其後改先農曰帝社。又立帝稷。皆齊賢等參定。

起居舍人王仲邱。撰成百五十卷。名曰大唐開元禮。二十年九月。頒所司行用焉。以社稷帝社爲中祀。州縣之社稷爲小祀。舊唐書禮儀志。

社稷之壇廣五丈。以五土爲之。社以后土。稷以后稷。配以太尊。實醍齊。著尊實盎齊。皆二。山罍一。州縣之社稷。以象尊二。實醍齊。以兩圭有邸。幣以黑。小祀幣以白。籩豆皆十。簋二。簠二。鉶三。俎三。州縣祭。籩豆皆八。簋二。簠二。俎三。春秋祭。牲皆太牢。以黑。孟春祭帝社及配座。籩豆皆十。簋二。簠二。甄三。鉶三。俎三。文獻通考。

仲春仲秋上戊。祭太社太稷。舊樂用姑洗之均。三變。社稷之祀。于禮爲尊。豈同邱陵。止用三變。合依地祇用函鍾之均。八變之樂。文獻通考。

皇帝仲春仲秋上戊。祭太社太稷儀。攝事附。

齋戒。如方丘儀。

陳設。前祭三日。尚舍直長施大次于社宮西門之外道北。南向。尚舍奉御鋪御座。衛尉設文武侍臣次

于大次之後。文官在左。武官在右。俱南向。設諸祭官次于齋坊之內。（攝事無設大次儀。但守臣設祭官次。）三師于北門之外。諸王于三師之北。俱東向南上。文官從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于齋坊南門之外。重行東向北上。介公酅公。于北門之外道東。西向。以南爲上。諸州使人。東方南方于諸王西北。東面。西方北方于介公酅公東北。俱南上。武官三品以下。九品以上。于東門之外道北。南向。以西爲上。諸國之客。于東門之外。東方南方于武官東北。南向。西方北方。于道南北向。俱以西爲上。（攝事無三師。以下至此儀。）前祭二日。太樂令設宮縣之樂于壇北。東方西方。磬簴起南。鐘簴次之。南方北方。磬簴起東。鐘簴次之。設十二鎛鐘于編縣之間。各依辰位。樹靈鼓于南縣之內道之左右。植建鼓于四隅。置柷敔于縣內。（柷在左。敔在右。）設歌鐘歌磬各于壇上。近北南向。皆磬簴在西。其匏竹者。各立于壇下。南向。相對爲首。（凡縣皆展而編之。）諸工人各位于縣後。東方西方。以南爲上。南方北方。以東爲上。右校請埽除內外。又爲瘞埳二。于南門之內稷壇西向。（攝事無埋坎。于樂縣之北。）方深取足容物。北出陛。前祭一日。奉禮設位北門之內。當社稷壇北。南向。（將祭。奉禮郎一人守之。在位版東北立五步所。南向。）又設望瘞位于西門之內。當瘞埳南向。（攝事。無御位。以下至此儀。）設祭官公卿位于西門之內道北。執事位于其後。少北。每等異位。俱重行東面。以南爲上。設御史位于壇上。正位于太社壇東北隅。西向。副位于太稷壇西北隅。東向。（攝事。令史陪後。）設奉禮位于樂縣西北。贊者

二人在北。差退。俱東面南上。又設奉禮贊者位于瘞坫西北。東向北上。（攝事無奉禮位。）設協律郎位各于壇之上。東北隅。俱西向。設太樂令位于南縣之門。南向。設祭官位。三師位于北門之內道西。俱南面東上。設介公酅公位于道東。南面西上。文官從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位于執事北。每等異位。俱重行東向。武官三品以下。九品以上。位于東方。直文官。每等異位。重行西向。皆以南爲上。諸州使人位。東方南方于北門之內道西。于諸王西北。重行南向。以東爲上。西方北方于道東。于介公酅公東北。重行南向。以西爲上。諸蕃客位于北門之內。東方南方于諸州使人之西。每國異位。俱重行南向。以東爲上。西方北方。于諸州使人之東。每國異位。俱重行南向。以西爲上。設門外位。祭官公卿以下。皆于西門之外道南。每等異位。重行北向。以東爲上。三師位于北門之外道西。諸王于三師之北。俱東向。介公酅公。位于道東。西向。皆以南爲上。文官從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位于西門之外。祭官之南。每等異位。重行北面。以東爲上。武官三品以下。九品以上。位于東門之外道北。每等異位。重行南向。以西爲上。諸州使人位。東方南方。于諸王西北。重行東面。西方北方。于介公酅公東北。西向。俱南上。設諸國客位。東方南方于武官東北。每國異位。重行南向。西方北方于道南。每國異位。重行北向。皆以西爲上。（攝事無三師北門內位至此儀。但設祭官門外之位。）設酒尊之位。太社太尊二。著尊二。罍二。壇上西北隅。南向。設后土氏象尊二。著尊二。罍二。太社酒尊之西。俱南向東上。各置于坫。皆加勺冪。（爵皆置于

尊下。設太稷后稷酒尊于其壇上。如太社后土之儀。設御洗各于太社太稷壇之西北南向。亞獻之洗。又各于西北南向。俱罍水在洗西。篚在洗東北次。篚實以巾爵也。執尊罍篚冪者。位于尊罍篚冪之後。各設玉幣之篚于壇上罇坫之所。晡後。謁者引光祿卿詣廚省饌具訖。還齋所。祭日未明十刻。太官令帥宰人。以鑾刀割牲。祝史以豆取毛血。攝事齋郎取毛血。置于饌所。遂烹牲。牲皆用黝。未明五刻。太史令郊社令各服其服。升。設太社太稷神座各于壇上。近南北向。設后土氏于太社神座之右。后稷氏于太稷神座之左。俱東向。席皆以莞。設神座各于座首。

鑾駕出宮。如方丘之儀。

奠玉帛。祭日未明三刻。諸祭官各服其服。郊社令良醞令各帥其屬入。實尊罍玉幣。太尊爲上。實以醴齊。著尊次之。實以盎齊。罍爲下。實以清酌。配座之尊亦如之。齊加明水。酒加元酒。各實于上尊。禮神之玉。太社太稷俱以兩圭有邸。幣色皆以元。太官令帥進饌者。實諸籩豆簠簋。皆設于神廚。未明二刻。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諸太祝。及令史祝史。與執尊罍篚冪者。入自西門。當太社壇北。重行南面。以東爲上。凡引尊者。每曲一逡巡。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凡奉禮有詞。贊者皆承傳。御史以下皆再拜。訖。執尊者各升自西陛。

立于尊所。執罍洗篚冪者。各就位。贊引引御史諸太祝。詣太社壇西陛。升。行埽除于上。令史祝史。行埽除于下。降。又詣太稷壇行埽除。如太社之儀。訖。各引就位。駕將至。謁者贊引各引祭官。通事舍人分引從祭羣官客使。先至者俱就門外位。駕至大次門外。迴輅南向。將軍降立于輅右。侍中進當鑾駕前跪奏。稱侍中臣某奏。請降輅。俯伏。興。還侍位。皇帝降輅。之大次。謁者引文武五品以上從祭羣官。皆就門外位。（攝事謁者贊引引祭官各就位。無駕將至至此儀。）太樂令帥工人二舞次入就位。文舞入陳于懸內。武舞立于懸北道東。謁者引司空入就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司空再拜。訖。謁者引司空詣壇西陛外。行埽除于上。升。稷壇亦如之。訖。降。行樂懸訖。引就門外位。皇帝停大次半刻頃。謁者贊引各引祭官。通事舍人分引從祭文武羣官。介公酅公。諸客使。先入就位。太常博士引太常卿。立于大次門外。當門北向。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絺冕。出次。華蓋侍衛如常儀。（侍中負璽陪從如式。）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引皇帝。（凡太常卿前導。皆博士先引。）至社宮西門外。殿中監進大珪。執鎮珪。華蓋侍衛停于門外。近侍者從入如常儀。謁者引禮部尚書。太常少卿陪從如常。皇帝至版位。南向立。（每立定。太常卿與博士退立于左。）謁者贊引。各引祭官次入就位。立定。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奉禮曰。眾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其先拜者不拜。太常卿前奏。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攝事。謁者白太尉。下放此。）協律郎跪。俯伏。舉麾。（凡取

物者跪俯伏而取以興奠物則跪奠訖俯伏而後興鼓柷奏順和之樂乃以函鍾爲均文舞八成偃麾戛敔樂止凡樂皆協律郎舉麾工鼓柷而後作偃麾戛敔而後止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奉禮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諸太祝俱取玉幣于篚各立于尊所太常卿引皇帝太和之樂作皇帝每行皆作太和之樂皇帝詣太社壇升自北陛侍中中書令下及左右侍衛量人從升以下皆如之皇帝升壇南向立樂止太祝加玉于幣以授侍中侍中奉玉幣西向進皇帝搢鎮圭受玉帛凡授物皆搢鎮圭奠訖執圭俯伏興登歌作肅和之樂乃以應鍾之均太常卿引皇帝進南向跪奠于太社神座俯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南向再拜太常卿引皇帝立于東方西向太祝以幣授侍中侍中奉幣南向進皇帝受幣太常卿引皇帝進西向跪奠于后土氏神座俯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西向再拜訖登歌止太常卿引皇帝降自北陛樂作太常卿引皇帝詣太稷壇升自北陛南向立樂止太祝加玉于幣以授侍中侍中奉玉帛西向進皇帝受玉帛登歌作太常卿引皇帝進南向跪奠于太稷神座俯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南向再拜訖太常卿引皇帝立于東方西向又太祝以幣授侍中侍中奉幣南向進皇帝受幣登歌作太常卿引皇帝進奠于后稷氏神座俯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西向再拜訖登歌止太常卿引皇帝降自北陛樂作皇帝還版位南向立樂止初羣官拜訖祝史各奉毛血之豆立于門外登歌止祝史奉毛血

入。各由其陛升。諸太祝迎取于壇上。俱進奠于神座前。太祝與祝史退立于尊所。

進熟。皇帝既升奠玉帛。太官令出。帥進饌者奉饌。陳于西門外。謁者引司徒出詣饌所。司徒奉太社之俎。初。皇帝既至位。樂止。太官令引饌入。太社太稷之饌。入自正門。配座之饌。入自左闥。俎初入門。雍和之樂作。以太簇之均。饌至陛。樂止。祝史各進徹毛血之豆。降自西陛以出。太社太稷之饌。升自北陛。配座之饌。升自西陛。諸太祝迎引于壇上。各設于神座前。籩豆蓋冪。先撤乃升。簠簋訖。卻其蓋于下。設訖。謁者引司徒以下。降自西陛。復位。諸太祝還尊所。太常卿引皇帝詣罍洗。樂作。其盥洗之儀。並如圜丘。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詣太社壇。升自北陛。樂止。謁者引司徒。升自西陛。立于尊所。齋郎奉俎從升。立于司徒之後。太常卿引皇帝。詣太社酒尊所。執尊者舉冪。侍中贊酌醴齊。壽和之樂作。皇帝每酌獻及飲福。皆作壽和之樂。太常卿引皇帝進太社神座前。南面跪奠爵。俯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南向立。樂止。太祝持版。進于神座之右。西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某。攝事云謹遣太尉封臣名下同。敢昭告于太社。維神德兼博厚。道著方直。載生品物。含宏庶類。謹因仲春仲秋。祗率常禮。敬以玉帛。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粢薌合。薌萁嘉蔬。嘉薦醴齊。備茲禋瘞。用伸報本。以后土勾龍氏配神作主。尚享。興。皇帝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奠版于神座前。還尊所。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詣后土氏酒尊所。執尊者舉冪。侍中取爵于坫。進皇帝受爵。侍中贊酌醴齊。樂作。太

常卿引皇帝進后土氏神座前。西向跪奠爵。俯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西向立。太祝持版。進于神座之左。南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開元神武皇帝某。敢昭告于后土氏。爰茲仲春仲秋。揆日惟吉。恭修常祀。薦于太社。唯神功著水土。平易九州。昭配之義。實惟通典。謹以制幣。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粢薌合。薌萁嘉薦。醴齊陳于表位。作主侑神。尚享。訖。興。皇帝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奠版于神座前。還尊所。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進太社神位前。南向立。樂作。太祝各以爵酌上尊福酒合置一爵訖。太祝持爵授侍中。侍中受爵。東向進。皇帝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爵。俯伏。興。太祝帥齋郎進俎。太祝減太社神座前三牲胙肉。各置一俎上。太祝以俎授司徒。司徒持俎東向。以次進。皇帝每受。以授左右。皇帝跪取爵。遂飲。卒爵。侍中進受爵。復于坫。皇帝俯伏。興。再拜。樂止。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降自北陛。詣罍洗。樂止。謁者引司徒。降自西陛。以從。皇帝詣罍洗。盥手洗爵。侍中黃門侍郎贊洗如常。訖。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詣太稷壇。升自北陛。樂止。謁者引三公。三公與齋郎奉俎。升自西陛。立于尊所。皇帝詣太稷酒尊所。執尊者舉冪。侍中贊酌醴齊。樂作。太常卿引皇帝進太稷神座前。南向跪奠爵。俯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南向立。樂止。太祝持版進于神座之右。西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某。敢昭告于太稷。唯神播生百穀。首茲八政。用而不匱。功濟羣黎。恭以玉帛。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粢薌萁。薌合嘉薦。醴齊。式陳瘞祭。備修常禮。以后稷棄配神作主。尚享。訖。皇帝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奠版

于神座。還尊所。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詣后稷氏酒尊所。執尊者舉冪。侍中取爵于坫。進皇帝受爵。侍中贊酌醴齊。樂作。太常卿引皇帝詣后稷氏神座前。西向跪奠爵。俯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西向立。樂止。太祝持版進于神座之左。南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開元神武皇帝某。敢昭告于后稷氏。爰以仲春仲秋。式揀吉辰。敬修常禮。薦于太稷。唯神功叶稼穡。闡修農政。允茲從祀。用率舊章。謹以制幣。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粢薌合。薌萁嘉薦。醴齊陳于表位。作主配神。尚享。訖。興。皇帝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奠版于神座前。還尊所。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進太稷神座前。南向立。樂作。皇帝飲福受胙。如太社之儀。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降自北陛。還版位。南向立。樂止。謁者引司徒降自西陛。復位。文舞出。鼓柷作舒和之樂。出。訖。戛敔。樂止。武舞入。鼓柷作舒和之樂。立定。戛敔。樂止。皇帝獻后土氏將畢。謁者引太尉（攝事則引太常卿。下同）詣罍洗。盥手洗爵訖。謁者引太尉自西陛升壇。詣太社酒尊所。執尊者舉冪。太尉酌盎齊。武舞作。謁者引太尉進太社神座前。南向跪奠爵。興。謁者引太尉少退。南向再拜。謁者引太尉詣后土氏酒尊所。取爵于坫。執尊者舉冪。太尉酌盎齊。謁者引太尉進后土氏神座前。南向跪奠爵。興。謁者引太尉少退。西向再拜。謁者引太尉進太社神座前。南向立。太祝各以爵酌罍福酒合置一爵。一太祝持爵。進太尉之右。東向立。太尉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飲。卒爵。太祝進受爵。復于坫。太尉興。再拜。謁者引太尉降自西陛。詣罍洗爵。詣太稷壇。升獻如太社儀。訖。引降復位。初。太尉獻后土將畢。謁者引

光祿卿。攝事同與光祿卿爲終獻。詣罍洗盥手洗爵。升酌盎齊。終獻如亞獻之儀。訖。謁者引光祿卿降。復位。武舞六成。樂止。舞獻俱畢。諸太祝各徹豆還尊所。奉禮曰。賜胙。贊者唱。衆官再拜。在位皆再拜。已飲福受胙者不拜。順和之樂作。太常卿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奉禮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樂一成止。太常卿前奏。請就望瘞位。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就望瘞位。南向立。樂止。羣官將拜。諸太祝各執篚。進神座前取幣。齋郎以俎載牲體稷黍。飲爵酒。各由其陛壇南行。當瘞埳西行。諸太祝以玉幣饌置于埳訖。奉禮曰。可瘞埳。東西面各四人。寘土半埳。太常卿前奉。禮畢。太常卿引皇帝還大次。樂作。皇帝出門殿中監前受鎮珪。以授尚衣奉御。殿中監又前授大圭。華蓋侍衛如常儀。皇帝入次。樂止。謁者贊引引祭官。通事舍人分引從祭羣官。諸方客使。以次出。贊引引御史以下。俱復執事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御史以下皆再拜。贊引引工人二舞以次出。其祝版燔于齋所。鑾駕還宮。如方丘之儀。

諸州祭社稷儀。諸縣祭社稷附。前三日。刺史縣則縣令。下放此。散齋于別寢二日。致齋于廳事一日。亞獻以下應祭之官。散齋二日。各于正寢。致齋一日。皆于壇所。上佐爲亞獻。錄事參軍及判司爲終獻。若判司上佐等有故。並次差攝之。縣則丞爲亞獻。主簿及尉通爲終獻。若縣令已下有故。以次差不足。則州官及比縣官充。諸從祭之官。各清齋于公館一日。從祭官。刺史未出之前。先赴祭所齋。皆如別儀。前二日。本司先修除壇之內外。其壇方二丈五尺。高二尺四寸。出階三等。爲瘞埳

二于壇西門之外道北南向。縣堦于壇北方深足容物。設刺史次于社壇西門之外道北南向。縣令同。設祭官已下次于刺史次西北俱南向以東爲上。前一日晡後本司帥其屬守社稷壇四門去壝九十步所。縣七十步。禁止行人本司設刺史位于北門之內道西南向。若刺史有故攝祭初獻位于亞獻之前東面縣令位同。設亞獻終獻位于社稷壇西北設掌事者位于西門之內道北俱每等異位東向南上設贊唱者位于終獻東北東面南上設州官位于祭官掌事者之北東面。縣從祭官位同。府官位于東方當州官西面俱重行南上。縣無府官以下至此儀。設望瘞位于堦北南向東上設門外位祭官以下于西門之外道南州官于祭官之南俱重行北面以東爲上。縣從祭官位同。府官于東門外道南重行北面以西爲上。祭器之數每座尊二罍八豆八簠二簋二俎三羊豕脾臘各一俎縣同。掌事者以尊坫升自西階各設于壇上西北隅配座之尊在西俱南向東上皆加勺冪社稷皆爵一配座皆爵四各置于坫設洗于社稷北陛之西去壇二步所南向罍水在洗西加勺冪篚在洗東北肆實爵六巾二加冪。執尊罍洗篚者各位于尊罍洗篚之後。祭日未明烹牲于廚。祝以豆二取牲血。夙興掌饌者實以祭器。牲體羊豕皆載右胖前腳三節肩臂臑節一段皆載之後腳三節節一段去下一節載上肫胳三節又取正脊脡脊橫脊短脅正脅代脅各三骨以並餘皆不設簠實黍稷簋實稻粱籩實石鹽乾魚棗栗菱芡鹿脯豆實蠶菹醢醢菁菹鹿醢韭菹兔醢笋菹魚醢若土無者各以其類充之。本司帥掌事者以席入自西門詣壇西階升設社稷神座各于壇上近

南北向。又設后土氏神座于社神之左。后稷氏神座于稷神之左。俱東向。席皆以莞。質明。諸祭官及從祭之官。各服其服。祭官服祭服。從祭之官應公服者公服。非公服者常服。本司率掌事者。入實尊罍。每座尊二。一實元酒爲上。一實醴齊次之。祝版各置于坫。祝以幣各置于篚。與血豆俱設于饌所。社稷之幣皆用黑。各長丈八尺。贊唱者先入就位。祝與執尊罍篚者。入自西門。當社壇北。重行南向。以東爲上。立定。贊唱者曰。再拜。祝以下皆再拜。執尊者升自西階。立于尊所。執罍篚者各就位。詣社壇。升自西階。行埽除訖。降。詣稷壇。升埽除如社壇之儀。降。埽除于下。訖。皆就位。刺史將至。縣則縣令將至。下放此。贊禮者引祭官及從祭之官。與掌事者。俱就門外位。刺史至。參軍事引之次。贊唱者先入就位。縣令贊者引下放此。刺史停于次少頃。服祭服出次。參軍事引刺史入自西門。就位。南向。參軍事立于刺史之東。少退。南向。贊禮者引祭官以下。及從祭之官。以次入就位。凡導引者。每曲一逡巡。立定。贊唱者曰。再拜。刺史以下皆再拜。參軍事少進。刺史之左。西面白。請行事。退復位。本司帥執饌者。奉饌陳于西門之外。祝以幣授刺史。參軍事引刺史北階升社壇。南向跪。奠幣于社神座前。訖。興。少退。再拜。祝又以幣授刺史。參軍事引刺史升稷壇。南向跪。奠幣于稷神座。如社壇儀。訖。參軍事引刺史降。復位。本司引饌入。社稷之饌。升自北階。配座之饌。升自西階。諸祝迎引于壇上。設于神座前。籩豆蓋冪。先徹乃升。簠簋既奠。卻其蓋于下。籩居右。豆居左。簠簋居其間。羊豕二俎。橫而重于右。腊特于左。本司與執饌者降自西階。復位。諸祝

各還尊所。參軍事引刺史（縣贊禮者引縣令下同）詣罍洗。執罍者酌水。執洗者跪取盤。興承水。刺史盥水。執篚者跪取巾于篚。興。進。刺史帨手訖。執篚者受巾。跪奠于篚。執尊者遂取爵。興以進。刺史受爵。執罍者酌水。刺史洗爵。執篚者跪取巾于篚。興進。刺史拭爵訖。受巾。奠于篚。奉盤者跪奠盤。興。參軍事引刺史自社壇北階升詣社神酒尊所。執尊者舉冪。刺史酌醴齊。參軍事引刺史詣社神座前。南向跪奠爵。興。少退。南向立。祝持版進于神座之右。西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某官姓名。敢昭告于社神。惟神德兼博厚。道著方直。載生品物。含養庶類。謹因仲春仲秋。祗率常禮。恭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備茲明薦。用申報本。以后土勾龍氏配神作主。尚享。（縣祝文以下並同）訖。祝興。刺史再拜。祝進。跪奠版于神座。興。還尊所。刺史拜訖。參軍事引刺史詣配座酒尊所。取爵于坫。執尊者舉冪。刺史酌醴齊。參軍事引詣后土氏神座前。西向跪奠爵。興。少退。西向立。祝持版進于后土氏前。祝文曰。爰茲仲春仲秋。厥日惟戊。敬修常祀。薦于社神。惟神功著水土。平易九州。昭配之儀。實通祀典。謹以犧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作主侑神。尚享。祝興。刺史再拜。祝進。跪奠版于神座。興。還尊所。刺史拜訖。參軍事引刺史進當社神座南向立。祝各以爵酌福酒。合置一爵。祝持爵進于刺史之右。東向立。刺史再拜。受爵。跪祭。啐酒。奠爵。興。祝帥執饌者以俎進。減社神座前胙肉。（各取前腳骨。第二共置一俎上。）興。祝持俎東向進。刺史受以授左右。刺史跪取爵。飲卒爵。祝進受爵。復于坫。刺史興。再

拜。參軍事引刺史降自北階。詣罍洗盥手洗爵。自稷壇北階升。詣稷神酒尊所。執尊者舉冪。刺史酌醴齊。參軍事引刺史詣稷神座前。南向跪奠爵。興。少退。南向立。祝持版進于神座之右。曰。敢昭告于稷神。惟神播生百穀。首茲八政。用而不匱。功濟羣黎。恭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祗奉舊章。備茲瘞禮。以后稷棄配神作主。尚享。訖。祝興。刺史再拜。祝進。跪奠版于神座。興。還尊所。刺史拜訖。參軍事引刺史詣配座酒尊所。刺史取爵于坫。執尊者舉冪。刺史酌醴齊。參軍事引刺史。詣后稷氏座前。西向跪。奠爵。興。少退。西向立。祝持版進于神座之右。南面跪讀祝文曰。敢昭告于后稷氏。爰以仲春仲秋。恭修常禮。薦于稷神。惟神功叶稼穡。闡修農政。允茲從祀。用率舊章。謹以犧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作主配神。尚享。訖。祝興。刺史再拜。祝進。跪奠版于神座。興。還尊所。刺史拜訖。參軍事引刺史詣稷神座前。南向立。飲福受胙。如社壇之儀。訖。參軍事引刺史降自本階。還本位。初。刺史獻將畢。贊者引亞獻詣罍洗。盥手洗爵升獻。如刺史之儀。唯不讀祝文。不受胙。亞獻將畢。贊禮者引終獻詣罍洗升酌。終獻如亞獻之儀。訖。降復位。諸祝各進神座前。跪徹豆。興。還尊所。贊唱曰。賜胙。再拜。非飲福受胙者。皆再拜。贊唱者又曰。再拜。刺史已下皆再拜。參軍事少進。刺史之左。西面白。請就望瘞位。參軍事引刺史就望瘞位。西向立。祝于神前取幣及血。置于坫。贊唱者曰。可瘞埋。東西面各二人。實土半坫。參軍事進刺史左。白。禮畢。遂引刺史出。還次。贊禮者引祭官以下次出。諸祝及執尊罍篚者降。復掌事位。贊唱者曰。再拜。祝以下皆再拜以出。其祝版燔于齋所。

諸里祭社稷儀。前一日。社正及諸社人應祭者。各清齋一日。于家正寢。正寢者。謂人家前堂待賓之所。應設饌之家。先修治神樹之下。又爲瘞埳于神樹之北。深取足容物。掌事者設社正位于稷座西北十步。東面。諸社人位于其後。東面南上。設祝奉血豆位于瘞埳之北。南向。祭器之數。每座尊酒二。並勺一。以巾覆之。俎一。籩二。豆二。爵二。簠二。簋二。無禮器者。量以餘器充之。祭日未明。烹牲于廚。唯以特豕祀。以豆取牲血置于饌所。夙興。掌饌者實祭器。牲體載右胖。折節如州縣制。分載二俎。其尊一。實元酒爲上。一實清酒次之。籩實棗栗豆實菹醢。簠實黍稷。簋實稻粱。掌事者以席入。社神之席。設于神樹下。稷神之席。設于神樹西。俱北向。質明。社正以下。各服其服。掌事者以盥水器入。設于神樹北十步所。加勺巾二爵一于其下。盛以箱。又以酒尊入。設于神北近西。社神之尊在東。稷神之尊在西。俱東上南向。置爵二及祝版于尊下。執尊者立于尊後。掌事者入。實尊酒訖。祝及執尊者其祝。以社人有學職者充之。入。當社神北。南向。以東爲上。皆再拜。執酒尊者就尊後立。其執盥者。就盥器後立。贊禮者引社正以下。俱就位。立定。贊禮者贊再拜。社正以下皆再拜。祝詣尊所。贊禮者再拜。社正以下皆再拜。掌事者以饌入。各設于神座前。菹醢居前。左右箱黍稷在其間。俎在其外。訖。掌事者出。贊禮者引社正詣盥器所。執盥者酌水。社正洗手。取巾拭手訖。洗爵拭爵訖。贊禮者引社正詣社神座前。跪奠爵于饌右。興。少退。南向立。祝持版進。社神座東西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某坊村則云某村。以下准此。社正姓名合社若干人

等。今昭告于社神。惟神載育黎元。長茲庶物。時屬仲春仲秋。日唯吉戊。謹率常禮。恭用特牲清酌。粢盛庶品。祇薦社神。尚享。祝與。社正以下及社人等。俱再拜。贊禮者引社正詣稷神尊所。取爵酌酒訖。贊禮者引社正詣稷神饌前。南向跪奠酒于饌右。興。少退。南向立。祝持版進于稷神座西。東向跪讀祝文曰。若干人等。敢昭告于稷神。唯神主茲百穀。粒此羣黎。今仲春吉戊。秋云仲秋。謹率常禮。恭以特牲清酌。粢盛庶品。祇薦于稷神。尚享。祝與。社正以下及社人俱再拜。贊禮者引社正立于社神座前。南向立。祝以爵酌社稷神福酒。合置一爵。進社正之右。社正再拜。受酒訖。跪祭酒。遂飲。卒爵。祝受爵還尊所。社正興。再拜。贊禮者引社正還本位。立定。贊禮者再拜。社正及社人俱再拜訖。祝以血置于埳。埳東西各一人。置土半埳。贊禮者少前。白禮畢。遂引社正等出。祝與執尊者復位。再拜訖。出餘饌。社人等俱于此飲。如常會之儀。其祝版燔于祭所。通典開元禮纂類。

開元二十二年三月。詔州縣社仍用牲牢。通考。

天寶元年十月戊寅。詔社爲九土之尊。稷乃五穀之長。祭官宜精潔。其社壇側禁樵牧。　三載二月戊寅。詔社稷升爲大祀。以四時致祭。後又依開元禮爲中祀。通考。

通典天寶三載。詔社稷列爲中祀。頗紊大猷。自今以後。社稷及日月五星。並升爲大祀。仍以四時致祭。

至德二載秋九月壬寅。廣平王統朔方安西迴紇南蠻大食之衆。與賊將戰于香積寺西北。賊軍大敗。棄京城東走。癸卯。復西京。甲辰。捷書至行在。卽日遣裴冕入京。啓告郊廟社稷。舊唐書肅宗本紀。

開元十九年正月三十日。勅普天率土。崇德報功。饗祀惟殷。刲割滋廣。非所以全惠養之道。協靈祇之心。其春秋二時社及釋奠。天下諸州府縣等。並停牲牢。唯用酒脯。務存修潔。足展誠敬。自今以後爲常式。至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勅春秋祈報。郡縣常禮。比不用牲。豈云血祭。陰祀貴臭。神何以歆。自今以後州縣祭祀。特以牲牢。宜依常式。其年六月二十八日。勅大祀中祀。及州縣社稷。依式合用牲牢。餘並用酒脯。至貞元五年九月十二日。國子祭酒包佶奏。春秋祭社稷。准禮。天子社稷皆太牢。至大歷六年十月三日勅中祀少牢。社稷是中祀。至今未改。勅旨宜准禮用太牢。通考。

唐會要卷十下

原闕今照四庫全書本增補

藉田

貞觀三年正月癸亥。親耕藉田。舊唐書太宗本紀。

太宗貞觀三年正月。親祭先農。躬御耒耜。藉于千畝之甸。初。晉時南遷。後魏來自雲朔。中原分裂。又雜以獯戎。代歷周隋。此禮久廢。而今始行之。觀者莫不駭躍。于是祕書郎岑文本獻藉田頌以美之。初。議藉田方面所在。給事中孔穎達曰。禮。天子藉田于南郊。諸侯于東郊。晉武帝猶于東南。今于城東置壇。不合古禮。太宗曰。禮緣人情。亦何常之有。且虞書云。平秩東作。則是堯舜敬授人時。已在東矣。又乘青輅推黛耜者。所以順于春氣。故知合在東方。且朕見居少陽之地。田于東郊。蓋其宜矣。于是遂定。自後每歲。常令有司行事。舊唐書禮儀志。

皇帝孟春吉亥。享先農。遂以耕藉。前享一日。奉禮設御坐於壇東。西向。望瘞位于壇西南。北向。從官位于內壇東門之內道南。執事者居後。奉禮位于樂縣東北。贊者在南。又設御耕藉位于外壇南門之外十步所。南向。從耕三公諸王尚書卿位于御坐東南。重行西向。以其推數爲列。其三公諸王尚書卿等非耕者。位于耕者之東。重行西向。北上。介公酅公于御位西南。東向北上。尚舍設御耒席于三公之北。少西。南向。

奉禮又設司農卿之位于南少退諸執耒耜者位于公卿耕者之後非耕者之前西向御耒耜一具三公耒耜三具諸王尚書卿各三人合耒耜九具以下耒耜太常卿各令藉田農人執之皇帝已享先農乃以耕根車載耒耜于御者間皇帝乘車自行宮降大次乘黃令以耒耜授廩犧令橫執之左耜寘于席遂守之皇帝將望瘞謁者引三公及從耕侍耕者司農卿與執耒耜者皆就位皇帝出就耕位南向立廩犧令進耒席南北向解韜出耒執以興少退北向立司農卿進受之以授侍中奉以進皇帝受之耕三推侍中前受耒耜反之司農卿司農卿反之廩犧令廩犧令復耒于韜執以興復位皇帝初耕執耒者皆以耒耜授侍耕者皇帝耕止三公諸王耕五推尚書卿九推執耒者前受之皇帝還入自南門出內壝東門入大次享官從享者出太常卿帥其屬耕于千畝皇帝還宮明日班勞酒于太極殿如元會不賀不爲壽耕田之穀斂而鍾之神倉以擬粢盛及五齊三酒穰稾以食牲耕田稾先農唐初爲帝社亦曰藉田壇唐書禮樂志

永徽三年正月丁亥耕藉田唐書高宗本紀

丁亥親享先農御耒耜率公卿耕于藉田賜羣官帛各有差冊府元龜

乾封二年正月行藉田之禮躬秉耒耜而九推禮官奏陛下合三推上曰朕以身帥下自當過之恨不終千畝耳文獻通考

初。將耕藉田。閱耒耜。有雕刻文飾者。謂左右曰。田器農人執之。在乎樸素。豈尙文飾乎，乃命撤之。

儀鳳二年正月乙亥。耕藉田。唐書高宗本紀。

帝親耕藉田于東郊。禮畢。作藉田賦以示羣臣。三年五月。幸藉田所觀區種。手種數區。冊府元龜。

景雲三年。親耕藉田。通考。

則天時。改藉田壇爲先農。舊唐書禮儀志。

神龍元年。禮部尙書祝欽明議曰。周頌載芟。春藉田而祈社稷。禮。天子爲藉千畝。諸侯百畝。則緣田爲社。曰王社侯社。今曰先農。失王社之義。宜正名爲帝社。太常少卿韋叔夏。博士張齊賢等議曰。祭法。王者立太社。然後立王社。所寘之地。則無傳也。漢興已有官社。未立官稷。乃立于官社之後。以夏禹配官社。以后稷配官稷。臣瓚曰。高祖立漢社稷。所謂太社也。官社配以禹。所謂王社也。至光武乃不立官稷。相承至今。魏以官社爲帝社。故摯虞謂魏氏故事立太社是也。晉或廢或寘。皆無處所。或曰二社並處。而王社居西。崔氏皇甫氏皆曰。王社在藉田。案衞宏漢儀。春始東耕于藉田。引詩先農。則神農也。又五經要義曰。壇于田。以祀先農。如社。魏秦靜議。風伯。雨師。靈星。先農。社稷。爲國六神。晉太始四年。耕于東郊。以太牢祀先農。周隋舊儀及國朝。先農皆祭。先農于帝社。配以后稷。則王社先農。不可一也。今宜于藉田立帝社帝稷。配

以禹棄。則先農帝社並祠。叶于周之載芟之義。欽明又議曰。藉田之祭本王社。古之祀先農。句龍后稷也。烈山之子。亦謂之農。而周棄繼之。皆祀爲稷。共工之子曰后土。湯勝夏。欲遷而不可。故二神社稷主也。黃帝以降。不以羲農列常祀。豈社稷而祭神農乎。社稷之祭。不取神農耒耜大功。而專于共工烈山。蓋以三皇洪荒之迹。無取爲教。彼秦靜何人。而知社稷先農爲二。而藉田有二壇乎。先農王社一也。皆后稷句龍異名而分祭。牲以四牢。欽明又言漢祀禹。謬也。今欲正王社先農之號而未決。乃更加二祀。不可。叔夏齊賢等乃奏言。經無先農。禮曰。王自爲立社曰王社。先儒以爲在藉田也。永徽中。猶曰藉田。垂拱後乃爲先農。然則先農與社一神。今先農壇請改曰帝社壇。以合古王社之義。其祭。準令以孟春吉亥祀后土。以句龍氏配。于是爲帝社壇。又立帝稷壇于西。如太社太稷。而壇不設方色。以異于太社。唐書禮樂志。

先天元年正月戊子。耕藉田。唐書睿宗本紀。

睿宗太極元年。親祀先農。躬耕帝藉。禮畢。大赦改元。舊唐書禮儀志。

開元十九年正月丙子。耕于興慶宮。唐書元宗本紀。

十九年。停帝稷而祀神農氏于壇上。以后稷配。唐書禮樂志。

元宗開元二十三年冬。禮部員外郎王仲邱又上疏。請行藉田之禮。舊唐書禮儀志。

親祀神農于東郊。以句芒配。禮畢。躬御耒耜于千畝之甸。時有司進儀注。天子三推。公卿九推。庶人終畝。元宗欲重勸耕藉。遂進耕五十餘步。盡隴乃止。禮畢。還齋宮。大赦。侍耕執牛官。皆等級賜帛。舊唐書禮儀志。

開元二十三年正月十八日。親祀先農。禮畢。降至耕位。侍中執耒。太僕秉轡。帝謂左右曰。帝藉之禮。古則三推。朕今九推。庶九穀之報也。贊導者跪而奏曰。先王制禮。不可踰越。帝曰。夫禮豈不在濟民治國。勤事務功乎。朕發乎至誠。深惟嘉殖。將以勸南畝。供粢盛。豈非禮意也。于是九推而止。公卿以下終其田畝。制曰。昔者受命爲君。體元立極。未有不謹于禮而能見教于人。今嗣歲初吉。農事將起。禮先本于耕藉。義緣奉于粢盛。是何嚴祗。敢不敬事。故躬載耒耜。親率公卿。以先萬姓。遂藉千畝。謂敦本之爲耳。何有澤之更深。宜有順于發生。俾無偏于行惠。可大赦天下。冊府元龜。

皇帝吉亥。享先農。攝事附。

齋戒。前祀五日。皇帝散齋三日於別殿。致齋二日。一日於太極殿。一日於行宮。餘同上辛儀。

陳設。前享三日。陳設如圜丘儀。前享二日。太樂令設宮懸樂。如圜丘儀。唯樂懸樹路鼓。爲瘞埳于壇壬地外壝之內。爲異。前享一日。奉禮設御位。如圜丘儀。唯設望瘞位于內壝東門之內道南。又設奉禮位于瘞埳西南。東面南上。爲異。攝事。右校埽除壇之內外。前享二日。衛尉設享官公卿以下次于外壝東門外道南。北向西上。設陳饌幔于內壝東門外道南。北向。太樂令設宮懸。前享一日。奉禮郎設享官公卿位于壝東門內道北。執事

位于道南西向北上設御史位于壇下如式又設奉禮位于樂懸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北上又設奉禮贊者位于瘞坎東面南上設協律郎位于壇上南陛之西東向太樂令于北懸間享官門外位皆于東壝外道南如式又設御耕藉位于外壝南門之外十步所南向設從耕位三公諸王諸尚書諸卿位于御座東南重行西向各依推數爲列其公王尚書卿等非耕者位于耕者之東重行西向俱北上介公酅公位于御位西南東向以北爲上尚舍設御耒席于三公之北少西南向奉禮又設司農卿位于御耒席東少南向西面廩犧令于司農卿之南少退諸執耒耜者位于公卿耕者之後非耕者之前西面御耒耜二具三公耒耜三具諸王尚書卿各三人合耒耜九具以下耒耜太常各令藉田農人執之攝事無設耕藉位以下至此儀設酒尊之位于壇上神農氏犧尊二象尊二山罍二東南隅北向后稷氏犧尊二象尊二山罍二在神農酒尊之東俱北向西上尊皆加勺冪有坫以實爵設御洗于壇南陛東南亞獻之洗于東陛之南俱北向執尊罍篚冪者各位于尊罍篚冪之後設幣篚于壇上各于尊坫之所晡後郊社令帥齋郎以坫罍洗篚冪入設于位升壇者自東陛謁者引光祿卿詣廚視濯漑凡導引者每曲一遶巡贊引引御史詣廚省饌具光祿卿以下每事訖各還尊所享日未明十五刻太官令帥宰人以鸞刀割牲祝史以豆取毛血各置于饌所遂烹牲未明五刻太史令郊社令各服其服升設神農氏神座于壇上北方南向設后稷氏神座于東方西向席皆以莞設神位于座首鑾駕出宮乘耕根車于太極殿前餘同圜丘儀

饋享。享日未明三刻。諸享官及從享之官。各服其服。郊社令良醞令帥其屬入。實尊罍及幣。犧尊實以醴齊。象尊實以盎齊。山罍實以清酒。齊皆加明水。酒皆加元酒。各實于上尊。幣皆以青。太官令帥進饌者。實諸籩豆簠簋等。入設于饌幔內。未明二刻。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其御史及禮官等。入再拜。埽除及就位。如圜丘儀。未明一刻。謁者贊引。各引享官以下。就門外位。司空行埽除。及從享羣官客使等。次入就位。並如圜丘儀。攝事。自未明三刻至此。與正儀同。初未明三刻。諸衛列大駕仗衛。陳設如式。侍中版奏。外辦。請中嚴。乘黃令進耕根車于宮南門外。迴車南向。若行宮去壇稍遠。嚴警如式。未明一刻。侍中版奏。外辦。質明。皇帝服衮冕。乘輿以出。繖扇華蓋。侍衛如常儀。侍中負璽陪從如式。皇帝升車訖。乘黃令進耒。太僕受載。如初。黃門侍郎奏。請鑾駕發引。還侍立。鑾駕動。之大次。並如圜丘儀。郊社令以祝版進。御署訖。近臣奉出。郊社令受。各奠于坫。如圜丘儀。初皇帝降車訖。乘黃令受耒耜。授廩犧令。而橫執之於左。其耜之耕所。寘于席。遂守之。凡執耒耜皆橫之。授則先其耒後其耜。皇帝停大次半刻頃。其奏辦出次。太常卿請行事。並如圜丘儀。攝事。衆官拜訖。謁者白太尉。有司謹具。請行事。無初未明三刻下至此儀。協律郎舉麾。工鼓柷。以角音奏永和之樂。以姑洗之均。白後接神皆奏姑洗。作文武舞。樂舞三成。偃麾。戛敔。樂止。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及奠玉幣。奏樂之節。並如圜丘儀。攝事。謁者引太尉升奠幣。

太常卿引皇帝進北面跪奠于神農氏神座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北向再拜訖太常卿引皇帝又立于西方東向又太祝以幣授侍中侍中奉幣北向進皇帝受幣太常卿引皇帝進東面跪奠于后稷氏神座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東面再拜訖登歌止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降自南陛還版位西向立樂止初羣官拜訖祝史奉毛血之豆立于門外于登歌止祝史奉毛血入升自南陛配座升自東陛太祝迎取于壇上進奠于神座前太祝退立于尊所皇帝既升奠幣太官令出帥進饌者奉饌陳于內壝門外謁者引司徒出詣饌所司徒奉神農之俎皇帝既至版位樂止（攝事無）太官令引饌入俎初入門雍和之樂作饌至陛樂止祝史進徹毛血之豆降自東陛以出神農氏之饌升自南陛配座之饌升自東陛太祝迎引于壇上各設于神座前（籩豆蓋冪先徹乃升簠簋既奠卻其蓋于下）設訖謁者引司徒以下降自東陛復位太祝各還尊所太常卿引皇帝（攝事謁者引太尉）詣罍洗樂作其盥洗奏樂及齋郎奉俎並如圜丘之儀太常卿引皇帝詣神農氏酒尊所執尊者舉冪侍中贊酌醴齊訖壽和之樂作（皇帝每酌獻及飲福皆作壽和之樂）太常卿引皇帝進神農氏神座前北向跪奠爵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北向立樂止太祝持版進于神座之右東面跪讀祝文曰惟某年歲次月朔日子開元神武皇帝某（攝事云謹遣太尉封臣名）敢昭告于帝神農氏獻春伊始東作方興率由典則恭事千畝

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肅備常祀。陳其明薦。以后稷氏配神作主。尚享。訖。興。皇帝再拜。（攝事太尉再拜。下倣此。）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跪。奠版于神座。興。還尊所。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詣后稷氏酒尊所。（酌獻樂作。並如神農氏。唯皇帝東向立爲異。）太祝持版進于神座之右。北向跪讀祝文曰。惟某年歲次月朔日子。開元神武皇帝某。敢昭告于后稷氏。土膏脈起。爰修耕藉。用薦常祀于帝神農氏。唯神功協稼穡。實允昭配。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作主侑神。尚享。訖。興。皇帝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跪。奠版于神座。俛伏。興。還尊所。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進神農氏神座前。北向立。樂作。太祝各以爵酌上尊福酒。（攝事太祝酌罍福酒。）其飲福受胙樂舞等。並如圜丘儀。（攝事亦同圜丘攝事。）初。皇帝將復位。謁者引太尉詣罍洗。（攝事謁者引太常卿爲亞獻。）盥手洗爵訖。謁者引太尉自東陛升壇。詣神農氏象尊所。執尊者舉冪。太尉酌盎齊。武舞作。謁者引太尉進神農氏神座前。北向跪。奠爵。興。謁者引太尉少退。北向再拜。謁者引太尉詣后稷氏象尊所。取爵于坫。執尊者舉冪。太尉酌盎齊。謁者引太尉進后稷氏神座前。東向跪。奠爵。興。謁者引太尉少退。東向再拜。謁者引太尉進神農氏神座前。北向立。太祝各以爵酌罍福酒。合寘一爵。訖。太祝持爵。進太尉之右。西向立。太尉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飲。卒爵。太祝進。受爵。復于坫。太尉興。再拜。謁者引太尉降。復位。初。太尉獻將畢。謁者引光祿卿詣罍洗。

盥手洗爵升酌盎齊終獻如亞獻之儀訖謁者引光祿卿（攝事同）降復位武舞止諸祝各進跪徹豆與還尊所（徹者籩豆各一少移於故處）奉禮曰賜胙贊者唱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已飲福者不拜）永和樂作太常卿前奏稱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奉禮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樂一成止太常卿奏請就望瘞位奉禮帥贊者就瘞埳西南位太常卿引皇帝太和之樂作皇帝就望瘞位北向立樂止于羣官將拜祝各執篚進神座前取幣各由其陛降壇詣埳以幣寘于埳訖奉禮曰可瘞東西各四人寘土半埳太常卿前奏禮畢請就耕藉位（攝事謁者進太尉之左白禮畢享官執事再拜出如圜丘攝事）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詣耕藉位南向立樂止初白禮畢奉禮帥贊者還本位（攝事無詣耕藉位）

耕藉　皇帝將詣望瘞位謁者引三公及應從耕侍耕者各就耕位司農先就位諸執耒者皆就位皇帝初詣耕位廩犧令進詣御耒席南北面跪俛伏搢笏解耒韜出執耒起少退北面立司農卿受耒以授侍中侍中奉耒進皇帝受以三推侍中前受耒耜反于司農司農反于廩犧令訖還本位廩犧令復耒于韜執耒起復位立皇帝初耕（執耒者以耒耜各授侍耕者皇帝耕訖三公諸王五推尚書卿九推訖執耒者前受耒耜退復位侍中前奏禮畢退復位太常卿引皇帝入自南門還大次樂作皇帝出自內壝東門殿

中監前受鎮珪。以授尚衣奉御。殿中監又前受大珪。華蓋侍衛如常儀。皇帝入次。樂止。謁者贊引。各引享官及從享羣官。諸方客使。以次出。贊引引御史太祝以下。俱復執事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御史以下皆再拜。贊引引出。工人二舞以次出。太常卿帥其屬。以次耕于千畝。其祝版燔于齋所。

鑾駕還宮。如圜丘儀。

勞酒。車駕還宮之明日。設會于太極殿。如元會之儀。唯不賀不上壽。爲異。以上見開元禮。

藉田東郊儀

皇帝夾侍二人。正衣二人。右以祀先農壇上行事。夾侍正衣充。中書門下先奏。侍中一人。奉耒耜進耕畢。復受奏禮畢。中書令一人。侍從。禮部尚書一人。侍從官以下。並合便取祀先農壇上行事官充。司農卿一人。授耒耜于侍中。侍耕。右衛將軍一人。已上並侍衛。太尉司徒司空各一人。行五推禮。舊例。宰臣攝行事。九卿九人。行九推禮。舊例。差左右僕射。六尚書。御史大夫攝行事。諸侯三人。行九推禮。差正員三品官。及嗣王攝行事。禮儀使一人。贊導耕藉禮。太常卿一人。贊導耕藉禮。已上官。便合取祀先農壇上行事官充。右禮司狀上中書門下。請奏差。如本官不足差。六品以下官充。並服袴褶。御耒耜二具。併韜。並以青色。內一具副。准乾元故事。合依農人所執者制造。不合雕飾。事畢日收。藉耒耜一丈席二領。先農壇高五尺。方五尺。四出陛。其色

青祀前二十日修畢。三公九卿諸侯耒耜一十五具。御耒耜牛四頭。內二頭副。並牛衣。每隨牛一人。并絳衣。介幘。須明閑農務者行事。禮司專差人贊導。高品中官二人。執侍耒耜。並衣袴褶。太常帥其屬庶人。量用二十八人。以備禮。郊社令一人。檢校。太常少卿一人。帥庶人赴耕所。太常博士六人。分贊導耕禮。如本司官不足。准舊例本司具名上中書門下。請差攝行事。司農少卿一人。檢校庶人終千畝。廩犧令二人。一人奉耒耜。授司農卿。係差五品六品清資官攝充。一人掌耒耜。太常寺用本官。三公九卿諸侯耕牛四十頭。內十頭副。每頭隨牛人一人。須明閑農耕者差。庶人耒耜二十具。畚二具。鍤二具。以木爲刃。府司差一人專知。管藉田縣令一人。具朝服。當耕藉田時。立于田畔。候耕畢去。畿甸諸縣令。准舊例集。先期到城。藉田日。服常服赴耕所。陪位而立。耆老量定二十人。並常服。藉田日。於庶人耕藉田位之南陪位。以上見開元禮。

乾元二年正月戊寅。耕藉田，唐書肅宗本紀。

肅宗乾元三年春正月丁丑。將有事于九宮之神。兼行藉田禮。自明鳳門出至通化門。釋軾而入壇。行宿齋于宮。戊寅。禮畢。將耕藉。先至于先農之壇。因閱耒耜。有雕刻文飾。謂左右曰。田器農人執之。在于樸素。豈文飾乎。乃命徹之。下詔曰。古之帝王。臨御天下。莫不務農敦本。保儉爲先。蓋用勤身率下也。屬東耕啓候。爰事典章。況紺轅縹軾。固前王有制。崇奢尚靡。諒爲政所疵。靖言思之。良用歎息。豈朕法堯舜重茅茨

之意耶。其所造雕飾者宜停。仍令有司依農用常式。卽別改造。庶萬方黎庶。知朕意焉。翌日己卯。致祭神農氏。以后稷配享。肅宗冕而朱紘。躬秉耒耜而九推焉。禮官奏陛下合三推。今過禮。肅宗曰。朕以身率下。自當過之。恨不能終于千畝耳。旣而佇立久之。觀公卿諸侯王公以下耕畢。舊唐書禮儀志。

憲宗元和五年。詔以來歲正月藉田。太常修撰韋公肅言。藉田禮廢久矣。有司無可考。乃據禮經。參采開元乾元故事。爲先農壇于藉田。皇帝夾侍二人。正衣二人。侍中一人。奉耒耜。中書令一人。禮部尙書一人。侍從。司農卿一人。授耒耜于侍中。太僕卿一人。執牛。左右衞將軍各一人。侍衞。三公以宰相攝。九卿以左右僕射。尙書御史大夫攝。三諸侯以正員一品官。及嗣王攝。推數一用古制。禮儀使一人。太常卿一人。贊禮。三公九卿諸侯執牛三十人。用六品以下官。皆服袴褶。御耒耜二。倂韜。皆以青。其制度取合農用。不雕飾。畢日收之。藉耒耜丈席二。先農壇高五尺。廣五尺。四出陛。其色青。三公九卿諸侯耒十有五。御耒之牛四。其二副也。倂牛衣。每牛各一人。絳衣介幘。取閑農務者。禮司一人。贊導之。執耒持耜。以高品中官二人。不袴褶。皇帝詣望耕位。通事舍人分導文武就耕所。太常帥其屬。用庶人二十人。以郊社令一人押之。太常少卿一人。率庶人趨耕所。博士六人。分贊耕禮。司農少卿一人。督視庶人。終千畝。廩犧令二人。一人奉耒耜。授司農卿。以五品六品淸官攝。一人掌耒耜。太常寺用本官。三公九卿諸侯耕牛四十。其十副也。牛各一人。庶人耕牛四十。各二牛一人。庶人耒耜二十具。鍤二具。木爲刃。主藉田縣令一人。具朝服。當耕時

立田側。畢乃退。畿甸諸縣令。先期集。以常服陪耕所。耆艾二十人。陪于庶人耕位南。三公從者各三人。九卿諸侯從者各一人。以助耕。皆絳服介幘。用其本司隸。是時雖草具其儀如此。以水旱用兵而止。唐書禮樂志。

九宮壇

天寶三載。有術士蘇嘉慶上言。請于京東朝日壇東。置九宮貴神壇。其壇三成。成三尺。四階。其上依位置九壇。壇尺五寸。東南曰招搖。正東曰軒轅。東北曰太陰。正南曰天一。中央曰天符。正北曰太一。西南曰攝提。正西曰咸池。西北曰青龍。五爲中。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上。六八爲下。符于遁甲。四孟月祭。尊爲九宮貴神。禮次昊天上帝。而在太淸宮太廟上。用牲牢璧幣。類于天地神祇。元宗親祀之。如有司行事。卽宰相爲之。肅宗乾元三年正月。又親祀之。初。九宮神位。四時改位。呼爲飛位。乾元之後不易位。太和二年八月。監察御史舒元輿奏。七月十八日祀九宮貴神。臣次合監祭。職當檢察禮物。伏見祝版九片。臣伏讀旣竟。竊見陛下親署御名。及稱臣于九宮之神。臣伏以天子之尊。除祭天地宗廟之外。無合稱臣者。王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比以九宮爲目。是宜分方而守其位。臣又觀其名號。及太一。天一。招搖。軒轅。咸池。青龍。太陰。天符。攝提。此九神于天地。猶子男也。于日月。猶侯伯也。陛下尊爲天子。豈可反臣于天之子男耶。臣竊以爲過。縱陰陽者流。言其合祀。則陛下當合稱皇帝遣某官致祭于九宮之神。不宜稱臣與名。臣實愚瞽。不知其可。伏緣行事在明日雞初鳴時。成命已行。臣不敢滯。伏乞聖慈異日降明詔。禮官詳議。冀明

萬乘之尊無所虧降。悠久誤典。因此可正。詔都省議。皆如元輿之議。乃降爲中祠。祝版稱皇帝不署。會昌元年十二月。中書門下奏。準天寶三載十月六日勅。九宮貴神。實司水旱。功佐上帝。德庇下民。冀嘉穀歲登。災害不作。每至四時初節。令中書門下往攝祭者。準禮九宮次昊天上帝壇。在太淸宮太廟上。用牲牢璧幣。類于天地。天寶三載十二月。元宗親祠。乾元二年正月。肅宗親祠。伏自累年以來。水旱愆候。恐是有司禱請。誠敬稍虧。今屬孟春。合修祀典。望至明年正月祭日。差宰臣一人禱請。向後四時祭。並請差僕射少師少保尙書太常卿等官。所冀稍重其事。以申嚴敬。臣等十一月二十五日已于延英面奏。伏奉聖旨。令檢儀注進來者。今欲祭時。伏望令有司崇飾舊壇。務于嚴潔。勅旨依奏。二年正月四日。太常禮院奏。準監察御史關牒。今月十三日祀九宮貴神。已勅宰相崔珙攝太尉行事。合受誓誡。及有司徒司空否。伏以前件祭。本稱大祠。準太和三年七月二十四日勅。降爲中祠。昨據勅文。祇稱崇飾舊壇。務于嚴潔。不令別進儀注。更有改移。伏恐不合卻用大祠禮科。伏候裁旨。中書門下奏曰。臣準天寶三載十月六日勅。九宮貴神。實司水旱。臣等伏覩。既經兩朝親祠。必是祈請有徵。況自太和已來。水旱愆候。陛下常憂稼穡。每念烝黎。臣等合副聖心。以修墜典。伏見太和三年禮官狀云。縱司水旱兵荒。品秩不過列宿。今者五星悉是從祀。日月猶在中祀。竊詳其意。以星辰不合比于天官。曾不知統而言之。則爲天地。在于辰象。自有尊卑。謹按後魏王鈞志。北辰第二星。盛而常明者乃爲元星。露寢。天帝常居。始由道奧。而爲變通之迹。又天皇

大帝。其精曜魄寶。蓋萬神之祕圖。河海之命紀。皆稟焉。據元說。卽昊天上帝也。天一掌八氣九精之政令。以佐天極。徵明而有常。則陰陽序。大運興。太一掌十有六神之法度。以輔人極。徵明而得中。則神人和而王道昇平。又北斗有權衡二星。天一太一。參居其間。所以財成天地。輔相神道也。若一概以列宿論之。實爲淺近。按漢書曰。天神貴者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列于祀典。其來久矣。今五帝猶爲大祀。則太一無宜降祀。稍重其祀。固爲得所。劉向有言曰。祖宗所立神祇舊典。誠未易動。又曰。古今異制。經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說正也。其意不欲非祖宗舊典。以劉向之博通。尙難于改作。況臣等學不究于天人。職尤懵于祀典。欲爲參酌。恐未得中。伏望更令太常卿與學官同詳定。庶獲明據。從之。檢校左僕射太常卿王起。廣文博士盧就等獻議曰。伏以九宮貴神。位列星座。禳災致福。詔立祠壇。降至尊以稱臣。就東郊以親拜。在祀典雖云過禮。庇羣生豈患無文。思福黔黎。特申嚴奉。誠聖人屈己以安天下之心也。厥後祝史不明。精誠亦怠。禮官建議。降處中祠。今聖德憂勤。期臻壽域。兵荒水旱。寤寐軫懷。爰命台臣。緝興墜典。伏惟九宮所稱之神。卽太一。攝提。軒轅。招搖。天符。青龍。咸池。太陰。天一者也。謹案黃帝九宮經。及蕭嵩五行大義。一宮其神太一。其星天蓬。其卦坎。其行水。其方白。二宮其神攝提。其星天芮。其卦坤。其行土。其方黑。三宮其神軒轅。其星天衝。其卦震。其行木。其方碧。四宮其神招搖。其星天輔。其卦巽。其行木。其方綠。五宮其神天符。其星天禽。其卦離。其行土。其方黃。六宮其神青龍。其星天心。其卦乾。其行金。其方白。

七宮其神咸池。其星天柱。其卦兌。其行金。其方赤。八宮其神太陰。其星天任。其卦艮。其行土。其方白。九宮其神天一。其星天英。其卦離。其行火。其方紫。觀其統八卦。運五行。土飛于中。數轉于極。雖數事迎釐。不聞經見。而範圍亭育。有助昌時。以此兩朝親祀而臻百祥也。然以萬物之精。上爲列星。星之運行。必繫于物。貴而居者。則必統八氣。總萬神。幹權化于混茫。賦品彙于陰騭。與天地日月。誠相參也。豈得緊賴于敷佑。而屈降于等夷。又據太尉攝祀九宮貴神舊儀。前七日。受誓誡于尚書省。散齋四日。致齋三日。牲用犢。祝版御署。稱嗣天子臣圭幣樂成。比類中祠。則無等級。今據江都集禮。又開元禮。蜡祭之日。大明夜明二座。及朝日夕月。皇帝致祝。皆率稱臣。若以爲非泰壇配祀之時。得主日報天之義。卑緣厭屈。尊用德伸。不以著在中祠。取類常祀。此則中祠用大祠之義也。又據太社太稷。開元之制。列在中祠。天寶三載。勅改爲大祠。自後因循。復用前禮。長慶三年。禮官獻議。始準前勅。稱爲大祠。唯御署祝文。稱天子謹遣某官某昭告。文義以爲殖物粒民。則宜增秩。致祝稱禱。有異方丘。不以伸爲大祠。遂屈尊稱。此又大祠用中祠之禮也。參之日月既如彼。考之社稷又如此。所爲功鉅者因之以殊禮。位稱者不敢易其文。是前聖後儒。陟降之明徵也。今九宮貴神。既司水旱。降福禳災。人將賴之。追舉舊章。誠爲得禮。然以立祠非古。宅位有方。分職既異。其司存。致祝必參乎等列。求之折中。宜有變通。稍重之儀。有以爲比。伏請自今以後。卻用大祠之禮。誓官備物。無有降差。唯御署祝文。以社稷爲本。伏緣已稱臣于天。帝無二尊故也。勅旨依之。付所司。舊唐書禮

儀志。

皇后親蠶

唐先蠶壇。在長安宮北苑中。高四尺。周迴三十步。文獻通考。

貞觀元年二月癸巳。皇后親蠶。唐書太宗本紀。

九年三月。文德皇后率內外命婦。有事于先蠶。同上。

永徽三年三月七日。制以先蠶爲中祀。后不祭。則皇帝遣有司享之。如先農。通典。

通考。有司言。案周官宗伯。后不祭。則攝而薦豆籩徹。明王后之事。而宗伯攝行之。伏以農桑乃衣食萬民。不宜獨闕先蠶之祀。無已。皇帝遣有司享之。如先農。

顯慶元年三月辛巳。皇后親蠶。唐書高宗本紀。下同。

總章二年三月癸巳。皇后親蠶。

咸亨五年三月。皇后親蠶。

上元元年三月己巳。皇后親蠶。

二年三月丁巳。天后親蠶。

開元二年正月辛巳。皇后親蠶。元宗本紀。

自嗣聖以來。廢闕此禮。至是始重行焉。文獻通考。

乾元二年三月己巳。皇后親蠶。文獻通考。

后親蠶苑中。儀物甚盛。唐書張皇后傳。

顯慶元年。皇后武氏。先天二年。皇后王氏。乾元二年。皇后張氏。並有事於先蠶。其儀備開元禮。通典。

皇后季春吉巳。享先蠶儀。攝事附。

齋戒。先祀五日。散齋三日于後殿。致齋二日於正殿前。致齋一日。尚寢設御幄於正殿西序。及室中。俱東向。致齋之日。晝漏止水一刻。尚儀版奏請中嚴。尚服帥司仗布侍衛。司賓引內命婦陪位。並如式。六尚以下。各服其服。詣後殿奉迎。尚儀版奏外辦。止水三刻。皇后服鈿釵禮衣結珮。乘輿出自西房。華蓋警蹕侍衛如常儀。皇后卽御座。東向坐。六尚以下。侍衛如常。一刻頃。尚儀前跪奏稱尚儀妾姓言。請降就齋室。興。退復位。皇后降座。乘輿入室。六尚以下。各還寢。直衛者如常。司賓引陪位者退。散齋之日。內侍帥內命婦之吉者。使蠶于蠶室。攝事無以上儀。凡應享之官。散齋三日于其寢。致齋二日。一日於其寢。一日於其享所。亞獻終獻。

則致齋二日。皆于其所。六尚以下應從升者。及從享內外命婦。各於其寢。清齋一宿。諸應享之官。致齋之日。給酒食及明衣。各習禮於齋所。光祿卿監取明水火。大官令取水于陰鑑。取火于陽燧。火以供爨。水以實尊。前享一日。諸衛令其屬未後一刻。各以其方器服。守衛壝門。每門二人。每隅一人。享日未明。給使代執輿女工人等。俱清齋一宿。攝事同。陳設。前享三日。尚舍直長施大次于外壝東門之內道北。南向。尚舍奉御鋪御座。尚舍直長設內命婦及六尚以下次。于大次之後。俱南向。守宮設外命婦次。大長公主長公主公主以下。于南壝之外道西。三公夫人以下。在其南。俱重行。每等異位。東向北上。設陳饌幔於內壝東門之外道南北向。攝事守宮設享官次于東壝內道南北向西上。設陳饌幔于內壝東門外道南北向。前享二日。太樂令設宮懸之樂於壇南內壝之內。如圜丘儀。諸女工人。各爲位於懸後。東方西方。以北爲上。南方北方。以西爲上。右校掃除壇之內外。又爲瘞埳於壇之壬地。內壝之外。方深取足容物。南出陛。爲採桑壇於壇南二十步所。方三丈。高五尺。四出陛。尚舍量施幃帳於外壝之外。四面開門。其東門使容厭翟車。前享一日。內謁者設御位於壇之東南。西向。設望瘞位於壇之西南。當瘞埳西向。設亞獻終獻位於內壝東門之內道南。執事者位於其後。每等異位。俱重行西向北上。設典正位于壇下。一位于東南。西向。一位于西南。東向。女史各陪于後。設司贊位于樂懸東北。掌贊二人在南。差退。俱西面。又

設司贊掌贊位于瘞埳西南東面南上設典樂舉麾位於壇上南陛之西東向設司樂位於北懸之間當壇北向設內命婦位於終獻之南每等異位重行西面北上設外命婦位於中壝南門之外大長公主以下于道東西向當內命婦位差退太夫人以下于道西去道遠近准公主俱每等異位重行相向北上又設御採桑位于採桑壇上東向設內命婦採桑位于壇下當御位東北每等異位南向西上設外命婦採桑位於壇下當御位東南每等異位北向西上設執御鉤筐者位於內命婦之西少南西上。尚功執鉤司製執筐。設內命婦執鉤筐者位各于其採桑位之後。尚功以下四典執鉤司製下女史執筐。設門外位享官於東壝之外道南從享內命婦于享官之東俱每等異位重行北面西上從享外命婦于南壝之外道西如設次之式。攝事內謁者設三獻位于內壝東門之內道北執事位于道南每等異位重行西向以北爲上又設望瘞位于壇之東北當瘞埳道西向又設典正位于壇下一位于東南西向一位于西南東向女史各陪其後糾察違失設掌贊位于樂懸東北女史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設掌贊女史位于瘞埳西南東向南上設典樂舉麾位于壇上南陛之西東向設司樂位于北懸之間當壇北向設三獻以下門外位于東壝之外道南每等異位北向西上無設御位下至此儀。設酒尊之位于壇上東南隅北向西上犧尊二象尊二山罍二。尊皆加勺冪有坫以置爵。設御洗于壇南陛東南。攝事無御洗。亞獻之洗又于東南俱北向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篚實以巾爵。執尊罍篚冪者位于尊罍篚冪之後設幣篚于壇上尊坫之所晡後內謁者帥其屬

以尊坫罍洗篚冪入設於位。升壇者自東陛。享日未明十五刻。大官令帥宰人以鸞刀割牲。祝史以豆取毛血。寘於饌所。遂烹牲。其神廚及諸司供事便次守宮與金吾相之。量於壇東張設。享日未明五刻。司設服其服。升設先蠶氏神座於壇上北方南向。席以莞。設神位于座首。

車駕出宮。前享一日。金吾奏請外命婦等應集壇所者。並聽夜行。其應採桑者四人。各具女侍者。進筐鉤。載之而行。監門先奏請享日未明四刻。開所由苑門。諸親及命婦以下。以次入。詣壇南次所。各服其服。其應採桑者。筐鉤各具。女侍者執授。內謁者監。內謁者監受之。以授執鉤筐者。享日未明三刻。搥一鼓爲一嚴。三嚴時節前日內侍奏裁。未明二刻。搥二鼓爲再嚴。尚儀版奏請中嚴。內命婦各服其服。所司陳車駕鹵簿。未明一刻。搥三鼓爲三嚴。司賓引內命婦入。立於庭。重行西面。以北爲上。六尚以下各服其服。俱詣室奉迎。尚服負寶內僕進厭翟車於閤外。尚儀版奏外辦。馭者執轡。皇后服鞠衣。乘輿以出。華蓋侍衛警蹕如常。內命婦從出門。皇后升車。尚功司製進筐鉤。載之。仗衛如常。內命婦及六尚等乘車陪從。如式。其內命婦應採桑者四人。各服其服。典製等進筐鉤。載之。諸翊駕之官。皆乘馬。駕動。警蹕如常。不鳴鼓吹。諸衛前後督攝如常。內命婦官人以次從。如式。

饋享。享日未明三刻。諸享官各服其服。尚儀及司醞各帥其屬。攝事則女史及司醞各帥其屬。入實尊罍及幣。犧尊實以醴齊。象尊實以盎齊。山罍實以清酒。齊皆明水。酒加元酒。各實以上尊。其幣以黑。太官令實諸籩豆簠簋俎等。內謁者帥其屬詣廚奉饌入。設於饌幔內。內侍之屬與司膳等掌之。其牲之肉不上神俎者。亦太官付內謁者同時進入。以供頒胙。自餘供享之物。並請祠前一日先入。駕將至。女相者引先置享官。內典引引命婦。俱就門外位。女相者以尚儀下女史充。攝事質明。女相者引享官以下就壝外位。掌贊帥女史先入就位。女相者引典正。女祝。女史。祝史。典女執尊罍篚冪者。入自東門。當壇南北面西上立定。掌贊曰。再拜。女史承傳。典正以下皆再拜。訖。典正以下各就位。司樂帥女工人就位。女祝以典贊充。女祝史以典贊下女史充。駕至大次門外。迴車南向。尚儀進車前跪奏稱。尚儀妾姓名。請降車。輿還侍位。皇后降車乘輿之大次。華蓋繖扇。侍衛如常儀。尚儀以祝版進。御署訖。奉出奠於坫。初皇后降車訖。尚功司製進受鉤筐以退。其內命婦鉤筐。則內命婦降車訖。典製等進受之。典贊引亞獻及從享內命婦。就門外位。司贊帥掌贊先入就位。女相者引尚儀典正女史祝史。女祝史以尚儀下女史充。典女執尊罍篚冪者。入自東門。當壇南北面西上立定。司贊曰。再拜。掌贊承傳。凡司贊有詞。掌贊皆承傳。尚儀以下皆再拜。訖。尚儀以下各就位。司樂帥女工人入就位。典贊引亞獻終獻。女相者引執事者。司贊引內命婦。內典引引外命婦。俱入就位。皇后停大次半刻頃。司言引尚宮立於大次門外。當門北向。尚儀版奏外辦。皇后出次。華蓋侍衛如常。尚服負寶陪從如式。司言引尚宮。尚宮引皇后。凡尚宮前導。皆司言前引。入自東門。華

蓋仗衛。停於門外。近侍者從入如常。皇后至版位。西向立。每立定。尚宮與司言退立于左。立定。尚宮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后再拜。司贊曰。眾官再拜。享官及內外命婦在外者皆再拜。其先拜者不拜。尚宮前奏。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攝事。女相者。各引享官入就位。立定。掌贊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女相者進尚宮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無駕至以下至此儀。典樂跪舉麾。凡取物者。皆跪而取以興。奠物亦跪奠訖而後興。鼓柷。奏永和之樂。以姑洗之均。自後壇下享神之樂。皆奏姑洗。三成。偃麾戛敔。樂止。凡樂皆典樂舉麾。工鼓柷而後作。偃麾戛敔而後止。尚宮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后再拜。司贊曰。眾官再拜。享官及內外命婦在位者皆再拜。壇上尚儀跪取幣於篚。興。立於尊所。攝事。掌贊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女祝史跪取幣於篚。興。立於尊所。尚宮引皇后。正和之樂作。皇后每行皆作正和之樂。皇后詣壇。升自南陛。攝事。女相者引尚宮升壇。以下皆尚宮行事。六尚以下。量人升從。以下升皆如之。皇后升壇。北面立。樂止。尚儀奉幣。東向進。皇后受幣。登歌作。肅和之樂。以南呂之均。尚宮引皇后進。北向跪奠於神座。興。尚宮引皇后少退。北向再拜訖。登歌止。尚宮引皇后。樂作。降自南陛。還版位。西向立。樂止。初內外命婦拜訖。女祝史奉毛血之豆。立於內壝東門之外。於登歌止。女祝史奉毛血入。升自南陛。尚儀迎引於壇上。進跪奠於神座前。興。女祝史退立於尊所。皇后既升奠幣。攝事。尚宮既升奠幣。下倣此。司膳

出。帥女進饌者。奉饌陳於內壝東門之外。皇后既降。復位。司膳引饌入俎。初入門。雍和之樂作。（攝事自後酌獻皆奏雍和之樂。）饌至陛。樂止。女祝史跪徹毛血之豆。降自東陛以出。饌升南陛。尚儀迎引於壇上。（攝事。女祝史迎引於上。）設於神座前。（籩豆蓋冪。先徹乃升。簠簋既奠。卻其蓋于下。）設訖。司膳帥女進饌者。降自東陛。復位。尚儀（攝事。女祝。）還尊所。尚宮引皇后詣罍洗。樂作。（攝事。女相者引尚宮。無樂。）皇后至罍洗。樂止。尚儀跪取匜盥沃水。司言跪取盤。與承水。皇后盥手。又司言跪取巾於篚。興。進。皇后帨手訖。司言受巾。跪奠於篚。司言跪取爵於篚。興。進。皇后受爵。尚儀酌罍水。司言奉盤。皇后洗爵。司言受巾。皆如初。皇后拭爵訖。尚儀奠匜。司言奠盤巾。皆如常。尚宮引皇后。樂作。詣壇。升自東陛。樂止。尚宮引皇后（攝事。無皇后至罍洗以下至此儀。但女相者引尚宮詣酒尊所。）詣酒尊所。執尊者舉冪。尚儀贊酌醴齊訖。壽和之樂作。（皇后每酌獻及飲福。皆作壽和之樂。攝事奏雍和。）尚宮引皇后少退。北向立。樂止。尚儀持版進於神座之右。東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皇后某氏。敢昭告於（攝事。女祝持版祝云。皇后某氏謹遣某官妾姓敢昭告於。）先蠶氏。唯神肇興蠶織。功濟黔黎。爰擇嘉時。式遵令典。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明薦於神。尚享訖。興。皇后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尚儀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尊

所。皇后拜訖。樂止。尚儀以爵酌上尊福酒。西向進。（攝事女祝以爵酌罍福酒。進於尚宮之右。西向立。）皇后再拜受爵。跪祭酒。啐奠興。尚儀帥女進饌者。持籩俎進。尚儀減神前三牲胙肉。（以取前腳第一骨。）各置一俎上。又以籩取稷黍飯。共置一籩。尚儀先以飯籩西向進。皇后受。以授左右。尚儀又以胙俎以次進。皇后每受。以授左右。皇后跪取爵。遂飲。卒爵。尚儀進受。復于坫。皇后興。再拜訖。樂止。尚宮引皇后。樂作。降自南陛。還版位。西向立。樂止。（自此以上。若攝事儀。皆尚宮行事。女相女祝贊之。以下倣此。）皇后獻將畢。典贊引貴妃詣罍洗。盥手洗爵訖。（攝事則女相者引尚儀爲亞獻。）典贊引貴妃自東陛升壇。詣象尊所。執尊者舉冪。貴妃酌盎齊。典贊引進神座前。北向跪。奠爵。興。典贊引貴妃少退。北向再拜。尚儀以爵酌罍福酒。持爵進貴妃之右。西向立。貴妃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飲。卒爵。尚儀進受爵。復於坫。貴妃再拜。典贊引貴妃降自東陛。復位如初。貴妃獻將畢。又典贊引昭儀。（攝事女相者引尚食爲終獻。）詣罍洗。盥手洗爵。升酌盎齊。終獻如亞獻之儀。訖。典贊引昭儀降。復位。尚儀進神座前。跪徹豆。興。還尊所。（徹者。籩豆各一少移於故處。）司贊曰。賜胙。掌贊唱。衆官拜。在位者皆再拜。（已飲福酒者不拜。攝事賜胙。則掌贊唱賜胙。女史唱再拜也。）永和之樂作。尚宮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后再拜。司贊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樂一成。止。尚宮前奏。（攝事女相者白。）請就望瘞位。司贊帥掌贊就瘞埳西南位。尚

宮引皇后。樂作。至望瘞位。西向立。樂止。于衆官將拜。尙儀執篚進神座前取幣。自北陛降壇。西行詣瘞埳。以幣置于埳訖。司贊曰。可瘞埳。東西各四人。實土半埳。尙宮前贊禮畢。請就採桑位。尙宮引皇后。樂作。詣採桑壇。升自西陛。東向立。樂止。初白禮畢。司贊帥掌贊還本位。

親桑。　皇后將詣望瘞位。司賓引內外命婦採桑者。俱就採桑位。內外命婦。一品各二人。二品三品各一人。諸執鉤筐者各就位。皇后既至採桑位。尙宮奉金鉤。自北陛升壇。進典製奉筐從升。皇后受鉤採桑。典製奉筐受桑。皇后採桑三條止。尙宮前受鉤。典製以筐俱退。復位。皇后初採桑。典製等各以鉤授內外命婦。皇后採桑訖。內外命婦以次採桑。女史執筐者受之。內外命婦一品各採五條。二品三品各採九條止。典製等受鉤。與執筐者退。復位。司賓各引內外命婦採桑者退。復位。司賓引婕妤一人詣蠶室。尙功帥執鉤筐者。以次從至蠶室。尙功以桑受蠶母。蠶母受桑。切之。以授婕妤。婕妤食蠶。灑一簿訖。司賓引婕妤還本位。尙儀前奏禮畢。退復位。尙宮引皇后還大次。樂作。入大次訖。樂止。司賓引內命婦。內典引引外命婦。各還其次。尙儀典正以下。俱復執事位。立定。司贊曰。再拜。尙儀以下皆再拜。訖。出。女工人以次出。其祝版燔于齋所。

車駕還宮。　皇后既還大次。內侍版奏。請解嚴。將士不得輒離部伍。皇后停大次一刻頃。搥一鼓爲一嚴。轉仗衞于還塗。如來儀。三刻頃。搥二鼓爲再嚴。尙儀版奏。請中嚴。皇后服鈿釵禮衣。五刻頃。搥三鼓爲三嚴。內典引引

外命婦出次。就門外位。司賓引內命婦出次。序立於大次之前。六尚以下。依式奉迎。內僕進厭翟車於大次門外。南向。尚儀版奏。外辦。馭者執轡。皇后乘輿出次。華蓋侍衛警蹕如常。皇后升車。鼓吹振作而行。內命婦以下。乘車陪從如來儀。車駕過。內典引引外命婦退還第。駕至正殿門外。迴車南向。尚儀進當前車跪奏。稱尚儀妾姓。言請降車輿。還侍位。皇后降車。乘輿入。侍衛如常。內侍版奏。請解嚴。將士各還其所。

勞酒。　車駕還宮之明日。內外命婦設會于正殿。如元會儀。唯不賀不上壽爲異。以上見開元禮。

唐會要卷十一

明堂制度

貞觀五年太宗將造明堂。太子中允孔穎達。以諸儒立議。頗乖故實。上表曰。伏尋前勅。依禮部尚書盧寬。國子助教劉伯莊等議。以爲從崑崙道上層祭天。又尋後勅。爲左右閣道。登樓設祭。臣謹按六藝羣書。百家諸史。皆基上曰堂。樓上曰觀。未聞重樓之上。而有堂名。孝經云。宗祀文王于明堂。不云明樓明觀。其義一也。又明堂法天。聖王示儉。或有翦蒿爲柱。緝茅作蓋。雖復古今異制。不可常然。猶依大典。貴在樸素。是以席惟藁秸。器尚陶匏。用薦栗以貴誠。服大裘以訓儉。今若飛樓架道。綺閣凌雲。考古之文。實堪疑慮。按郊祀志。漢武明堂之制。四面無壁。上覆以茅。祀五帝于上座。祀后土于下防。臣以上座正爲基上。下防維是基下。既云無四壁。未審伯莊以何知上層祭神。下有五室。且漢武所爲。多用方士之說。違經背正。不可師祖。又盧寬等議曰。上層祭天。下堂布政。欲使人神位別。事不相干。臣以古者敬重大事。與接神相似。是以朝覲祭祀。皆在廟堂。豈有樓上祭祖。樓下視朝。閣道升樓。路便窄隘。乘輦則接神不敬。步陟則勞勤聖躬。侍衛在傍。百司供奉。求之典誥。全無此理。臣非敢固執愚見。欲求己長。伏以國之大典。不可不慎。伏乞以臣愚表。下付羣官詳議焉。侍中魏徵議曰。稽諸古訓。參以舊圖。其上圓下方。複廟重屋。百慮一致。異軫

齊軌。洎當塗膺籙。未遑斯禮。典午聿興。無所取則。裴頠以諸儒持論。異端蜂起。是非舛互。靡所適從。遂乃以人廢言。止爲一殿。宋齊卽仍其舊。梁陳遵而不改。雖嚴配有所。祭饗不匱。求之典則。道實未宏。夫孝因心生。禮緣情立。心不可極。故備物以表其誠。情無以盡。故飾宮以廣其敬。宣尼美嘆。意在茲乎。臣等親奉德音。得參大議。思竭塵露。增崇山海。凡聖人有作。義重隨時。萬物斯覩。事資通變。若據蔡邕之說。則至理失于文繁。若依裴頠所爲。則大體傷于質略。求之情理。未允厥中。今之所議。非無用捨。請爲五室重屋。上圓下方。旣體有則象。又事多故實。下室備布政之居。上堂爲祭天之所。人神不雜。禮亦宜之。其高下廣袤之規。几筵尺丈之度。則並隨時立法。因事制宜。自我而作。何必師古。廓千載之疑議。爲百王之懿範。不使泰山之下。惟聞黃帝之法。汶水之上。獨稱漢武之圖。則通乎神明。庶幾可俟。子來經始。成之不日。至十七年五月。祕書監顏師古議曰。竊以明堂之制。爰自古昔。求諸簡牘。全文莫覩。肇起黃帝。降及有虞。彌歷夏殷。迄於周代。各立名號。別創規模。衆說舛駮。互執所見。鉅儒碩學。莫有詳通。斐然成章。不知裁斷。究其指要。實布政之宮也。徒以戰國從橫。典籍廢棄。暴秦酷烈。經禮湮亡。今之所存。記傳雜說。用爲準的。理實蕪昧。然周書之敍明堂。紀其四面。則有應庫雉門。據此一堂。固是王者之常居耳。其青陽總章。元堂太廟。及左个右个。與月令四時之次相同。則路寢之義。足爲明證。又文王居明堂之篇。帶以弓韣。祠於高禖。下九門磔禳。以禦疾疫。置梁除道。以利農夫。令國有酒。以合三族。凡此等事。皆合月令之文。觀其所爲。皆在路

寢者也。又禮記云。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扆。南嚮而立。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周官又云。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堂一筵。據其制度。卽太寢也。尸子亦曰。黃帝曰合宮。有虞曰總章。殷曰陽館。周曰明堂。斯皆路寢之徵。知非別處。大戴所說。初有近郊之言。後稱文王之廟。進退無據。自爲矛盾。原夫負扆受朝。常居出入。既在皋庫之內。亦何云於郊野哉。孝經傳云。在國之陽。又無里數。漢武有懷創造。廣集縉紳。言論紛紜。終以不定。乃于汶水之上而宗祀焉。明其不拘遠近。無擇方面。孝成之世。表行城南。雖有其文。厥功靡立。平帝元始四年。大議營起。孔牢等乃以爲明堂辟雍大學。一實三名。金褒等又稱經傳無明文。不能分別同異。中興之後。蔡邕作論。復云。明堂太廟。一物二名。鄭玄則曰。在國之陽三里之外。淳于澄又云。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穎容釋例亦曰。明堂太廟。凡有八名。其體一也。苟立同異。競爲巧說。並出自胷懷。曾無師祖。審見且夫功成作樂。治定制禮。草創從宜。質文遞變。旌旗冠冕。今古不同。律度權衡。前後不一。隨時之義。斷可知矣。假使周公舊章。尤當擇其可否。宣尼彝則。尙或補其闕漏。況乎鄭氏臆說。淳于謏聞。匪異守株。何殊膠柱。愚謂不出墉雉。邇接宮闈。實允事宜。諒無所惑。但當上遵天旨。祗奉德音。作皇代之明堂。永貽範於來葉。區區碎議。皆略而不論也。又上表曰。明堂之制。陛下已發德音。久令詳議。但以學者耑固。人人異言。損益不同。是非莫定。臣愚以爲五帝之後。兩漢以前。高下方圓。皆不相襲。惟在陛下。聖情創造。卽爲大唐明堂。足以傳於萬代。何必論戶牖之多少。疑階庭之廣狹。

若恣儒者互說一端。久無斷決。徒稽盛禮。昔漢武欲草封禪儀。博望諸生。所說不同。莫知孰是。惟御史大夫倪寬。勸上自定制度。遂成登封之禮。臣之愚誠。亦望陛下斟酌繁省。自爲節文。不可謙讓。以淹大典。永徽二年七月二日詔。朕聞上元幽贊。處崇高而不言。皇王提象。代神工而理物。是知五精降德。爰應帝者之尊。九室垂文。用紀配天之業。合宮靈符。創洪規於上代。太室總章。標茂範於中葉。雖質文殊制。奢儉異時。然其立天中。作人極。布政施教。歸之一揆。今國家四表無虞。人和歲稔。作範垂訓。今也其時。宜令所司。與禮官學士等。考覈故事。詳議得失。務依典禮。造立明堂。庶曠代闕文。獲申於茲日。因心展敬。永垂於後昆。其明堂制度。宜令諸曹尚書。及左右丞侍郎。太常國子監。秘書官。宏文館學士。同共詳議。太常博士柳宣。依鄭玄議。以明堂之制。當爲五室。前內直丞孔志約獻狀。據大戴禮及盧植蔡邕等議。以爲九室。曹王友趙慈皓。秘書丞薛文思等。各進明堂圖樣。諸儒紛爭。互有不同。上以九室之議。理有可依。乃令所司。詳定明堂形制大小。階基高下。及辟雍門闕等制度。務從典故也。明年六月二十八日。禮官學士詳議制度。久之不定。上乃內出九室樣。更令有司損益之。有司奏言。內樣。堂基三重。每基階各十二。上基方九雉。八角。高一尺。中基方三百尺。高一筵。下基方三百六十尺。高一丈二尺。上基象黃琮。爲八角。四面安十二階。請從內樣爲定。基高下。仍請准周制高九尺。其方共作司約准二百四十八尺。中基下基。望並不用。又內室各方三筵。開四闥八窻。室圓楣徑二百九十一尺。按季秋大饗五帝。各在一室。商量不便。請依兩漢。季

秋合饗。總於太室。若四時迎氣之祀。則各於其方之室。其安置九室之制。增損明堂故事。三三相重。太室在中央。方六丈。其四隅之室。謂之左右房。各方二丈四尺。當太室四面。青陽明堂總章元堂等室。各長六丈。以應太室。闊二丈四尺。以應左右房室間並通巷。各廣一丈八尺。其九室并巷在堂上。總方一百四十四尺。法坤之策。屋圓楣楯檐。或爲未允。請據鄭玄盧植等說。以前梁爲楣。其徑二百十六尺。法乾之象。圓楣之下。所施圓柱。旁出九宮。四隅各七尺。法天以七紀。柱外餘基。共作司約准。面別各餘一丈一尺。內室別四闥八窻。檢與古合。請依爲定。其戶仍在外。設而不開。內外有柱三十六。每柱十梁。內有七間。柱根以上至梁。高三丈。梁以上至屋峻起計。高八十一尺。上圓下方。飛檐應規。請依內樣爲定。其蓋屋形制。仍望據考工記。改爲四阿。并依禮加重檐。准太廟安鴟尾。堂四向五色。請依周禮白盛爲便。其四向各隨方色。請施四垣及四門。辟雍。案大戴禮及前代說辟雍。多無水廣內徑之數。蔡邕云。水廣二十四丈。四周於外。三輔黃圖云。水廣四周。與蔡邕不異。仍云水外周堤。又張衡東京賦。稱造舟爲梁。禮記明堂位陰陽錄云。水左旋以象天。商量水廣二十四丈。恐傷於闊。今請減爲二十四步。垣外量取周足。仍依故事。造舟爲梁。其外周以圓堤。并取陰陽水行左旋之制。殿垣。案三輔黃圖。殿垣四周方。在水內。高不蔽日。殿門去殿七十二步。准今行事陳設。猶恐窄小。其方垣四門。去堂步數。請准太廟南門。去廟基遠近爲制。仍立四門八觀。依太廟門別各安三門。施元闔四角。造三重魏闕。自後羣儒紛競。各執異議。九室五室。俱有依憑。上令

所司於觀德殿前依兩議張設。親與公卿觀之。謂公卿曰。明堂之制。自古有之。議者不同。所以未造。今設兩議。公等以何者爲宜。工部尚書閻立德奏曰。兩議不同。俱有典故。九室似闇。五室似明。取捨之宜。斷在聖意。上亦以五室爲便。以後制度未定而止。

乾封二年二月十二日詔。郊社嚴配。未安太室。布政施行。猶闕合宮。所以日昃忘食。中宵輟寢。討論墳籍。錯綜羣言。採三代之精微。探九皇之至賾。斟酌前載。制造明堂。宜命有司。及時起作。務從折衷。稱朕意焉。

于是大赦。改元總章。分萬年縣改明堂縣。

總章二年三月九日詔。上考經籍。制爲明堂。處二儀之中。定三才之本。構茲一宇。臨此萬方。屬歲飢而止。

光宅元年。梓州人陳子昂上疏曰。臣伏見天皇大帝。得天地之統。封于泰山。盛德大業。與天比崇矣。然尚未建明堂之宮。遂朝上帝。使萬代鴻業。至今猶闕。陛下若欲調元氣。睦人倫。躋俗仁壽。興風禮讓。捨此道也。于何理哉。願陛下念先帝之休意。恢大唐之鴻基。于國南郊。建立明堂。使宇宙黎元。遐荒夷貊。昆蟲草木。天地鬼神。粲然知陛下方興三王五帝之事也。與天下更始。不其盛哉。昔者黃帝合宮。有虞總章。唐堯衢室。夏后世室。羣聖之所以調元氣理陰陽于此也。臣雖未學。竊聞明堂之制。有天地之則焉。有陰陽之統焉。二十四氣。八風十二月。四時五行。二十八宿。莫不率備。故不順其時月之爲政也。則水旱興。疾疫起。蟲螟爲害。雨雹成災。陰陽不和。元氣以錯。故昔者聖人所以爲政教之大業也。願陛下爲大唐建萬代之

業者。意在茲乎。願陛下以臣此章。與三公九卿。賢士大夫。議之于廷。倘事便于今。道不違古。卽請陛下徵天下鴻生碩儒。博通古今皇王政治之術者。延問于庭。與之案周禮月令而建之。臣必知天下庶人子來。可不日而成也。乃正月孟春。陛下乘鸞輅。駕蒼龍。載青旂。佩蒼玉。三公九卿。賢士大夫。鴻儒碩老。衣冠之倫。朝于青陽左个。天子負斧扆。憑玉几。南面以聽天下之政。乃令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無失經紀。以初爲常。陛下躬耕藉田。親蠶事。以勸天下之農桑。養三老五更。以教天下之孝悌。明訟恤獄。以息天下之淫刑。除殘去暴。以致天下之仁壽。修文尙德。以止天下之干戈。察孝與廉。以除天下之貪吏。鰥寡孤獨。疲癃羸老。不能自存者。賑恤之。後宮美人。非三妃九嬪八十一御女之數者。出嫁之。珠玉錦繡。雕琢伎巧之飾。非益于治者。悉棄之。巫鬼淫祀。誣惑良人者。悉禁之。天人之際既洽。鬼神之望允塞。然後作雅樂。潔粢盛。宗祀天皇於明堂。以配上帝。使萬國各以其職來祭。豈不休哉。

垂拱三年。毀乾元殿。就其地創造明堂。令沙門薛懷義充使。四年正月五日畢功。凡高二百九十四尺。東西南北。各廣三百尺。凡有三層。下層象四時。各隨方色。中層法十二辰。圓蓋。蓋上盤九龍捧之。上層法二十四氣。亦圓蓋。亭中有巨木十圍。上下通貫。栭櫨樽桷。藉以爲本。亘之以鐵索。蓋爲鸞鶴。黃金飾之。勢若飛翥。刻木爲瓦。夾紵漆之。明堂之下。施鐵渠。以爲辟雍之象。號萬象神宮。因改河南縣爲合宮縣。左史直宏文館劉允濟上明堂賦。百官賀明堂成。上表

曰。臣某已下若干人等言。臣聞上帝居高。懸太微之府。先王建國。闢宗祀之堂。不有大聖。誰能經始。伏惟天册金輪聖神皇帝陛下。尊祖揚禰。嚴禋之德再先。統天順時。布政之道尤急。親紆睿思。躬運元謨。故能上合乾象。下符坤策。柱將扶而已立。石未鑿而懸開。丹鷟踶甍。似鳴崗而遠至。蒼虬繞棟。疑出河而欲飛。神光熠燿於向晚。仙樂清泠而方盡。月惟孟夏。時屬正陽。張文物於闕庭。震聲名於寓縣。聖皇戾止。諸侯在列。穆穆焉。顒顒焉。交喜氣於三靈。動歡心于萬類者也。臣等竊窺朝典。既逢嘗麥之辰。旋顧野誠。輕襲獻芹之禮。謹上食若干罍如別項。滋踈鶴鼎。味劣鱻庖。何以延蓬莆之涼。契芝英之壽。無任對懇之至。謹奉表隨進以聞。

證聖元年正月。詔十七日御端門。賜酺宴。十六日。明堂後夜佛堂災。延燒明堂。至明並盡。左拾遺劉承慶諫曰。明堂宗祀之所。今忽被災。陛下宜輟朝停酺。以答天譴。天后欲責躬避正殿。納言姚璹進曰。此實人火。非曰天災。至如成周宣榭火。卜世逾長。漢武建章宮災。盛德彌永。今明堂乃是布政之所。非宗廟之地。陛下將避正殿。於大禮有乖。從之。乃御端門賜宴。二十二日。以災告廟。下制遣內外文武九品以上。各上封事。極言正諫。無有所諱。于是劉承慶上疏曰。日者變生人火。損及神宮。驚惕聖心。震動黎庶。臣謹按左氏傳曰。人火曰火。天火曰災。人火因人而興。故指火體而稱。天火不知所起。直以所災言之。其名雖殊。爲害不別。王者舉措營爲。必關幽顯。幽謂天道。顯謂人事。幽顯迹通。天人理合。今工匠宿藏其火。本無放燎

之心明堂教化之宮。復非延燒之所。孽煨潛扇。倏忽成災。雖則因人。亦關神理。臣愚以爲所營佛舍。既僻在明堂之後。又前逼牲牢之筵。兼以厥構崇大。功多難畢。立像宏法。本擬利益黎元。傷財役民。却且煩勞家國。承前大風摧木。天誡已顯。今者毒燄冥熾。人孽復彰。聖人動作。必假天人之助。一興功役。二者俱違。厥應昭然。殆將緣此。臣以爲明堂是正陽之位。至尊所居。展禮班常。崇化立政。玉帛朝會。神靈依憑。營之可曰大功。損之實非輕事。既失嚴禋之所。復傷孝治之情。陛下昨降明制。猶申寅畏之旨。羣寮理合兢畏震悚。勉力司存。豈合承恩耽樂。安然酺宴。但以火氣初止。尙多驚懼。餘憂未息。遽以歡事遏之。臣恐憂喜相爭。傷于情理。故傳曰。可憂而樂。取憂之道。夫火陽氣。歡樂陽事。火氣方勝。不可復興陽事。臣聞災變之興。至聖不免。聿修其德。來患可禳也。陛下垂制博訪。詳求至理。而左史張鼎以爲火流王室。彌表大周之祥。通事舍人逢敏奏稱。當彌勒成佛道時。有天魔燒宮。七寶臺須臾散壞。斯實諂妄之邪言。實非君臣之正論。晻昧王化。無益萬機。審其致災之理。詳其降眚之由。無戾天人之心。而興不急之役。則兆民蒙賴。福祿靡窮。其年三月。又令依舊規制。重造明堂。凡高二百九十四尺。東西南北廣三百尺。上施寶鳳。俄以火珠代之。明堂之下。圜遶施鐵渠。以爲辟雍之象。至天册萬歲二年三月二日。重造明堂成。號通天宮。四月朔日。又行親享之禮。大赦。改元爲萬歲通天。其年四月三日。鑄銅爲九州鼎。成。置于明堂之庭。各依方位列焉。蔡州鼎名永昌。高一丈八尺。受一千二百石。冀州鼎名武興。雍州鼎名長安。兗州鼎名日觀。青州鼎名少陽。徐州鼎名東源。揚州鼎名江都。荆州鼎名江陵。梁州鼎名成都。八州鼎各高一丈四尺。受一千二百石。用銅五十六萬七百一十二斤。鼎上各寫本州

山川物產之象。仍令著作郎賈膺福。殿中丞薛昌容。鳳閣主事李元振。司農錄事鍾紹京等。分題之。尙方署令曹元廓圖畫之。仍令宰相諸王率南北宿衞兵十餘萬人。并仗內大牛白象曳之。自元武門外曳入。天后自製曳鼎歌調。令曳者唱和焉。其時又造大儀鐘。斂天下三品金。竟不能成。九鼎初成。制令以黃金千兩塗之。納言姚璹諫曰。夫鼎者神器。貴在質樸自然。無假別爲浮飾。臣觀其狀。光有五彩輝煥。錯雜其間。豈待金色。方爲炫耀。從之。開元二年八月十八日。太子賓客薛謙光獻東都九鼎銘。其蔡州銘。武后所制。文曰。羲農首出。軒昊膺期。唐虞繼踵。湯禹乘時。天下光宅。海內雍熙。上元降鑒。方建隆基。紫微令姚崇等奏曰。聖人啓運。休兆必彰。請宣付史館。詔從之。

開元五年正月。幸東都。將行大享之禮。太常少卿王忠仁。太常博士馮宗陳貞節等。咸以則天所造明堂。有乖典制。奏曰。明堂之建。其所從來遠矣。自天垂像。聖人則之。蒿柱茅簷之規。上方下圓之制。考之大數。不踰三七之間。定之方中。必居丙巳之地者。豈非得房心布政之所。當太微上帝之宮乎。按漢武初議立明堂于長安城南。遭竇太后不好儒術。事乃中廢。孝成之世。又欲立于城南。議其制度。莫之能決。至孝平元始四年。創造南郊。以申嚴配。但取丙巳而已。斯蓋百王不易之道也。高宗天皇大帝。議明堂制度。久之不決。因而遂止者何也。非謂財不足。力不堪也。將以周孔既遙。禮經且紊。事不師古。或爽天心。難用作程。神不孚祐者也。則天太后總禁闈之政。籍軒臺之威。屬皇室中圮之期。躡和熹從權之制。以爲乾元大殿。承夏小寢。當正陽享午之地。實先聖聽斷之宮。表順端門。儲精營室。爰從朝享。未始臨御。乃起工徒。挽令

摧覆。既毀之後。雷聲隱然。衆庶聞之。或以爲神靈感動之象也。於是增土木之麗。因府庫之饒。南街北闕。建天樞大儀之制。乾元遺址。興重閣層樓之基。煙焰蔽日。梁柱排雲。人斯告勞。天實貽誡。煨燼甫爾。遽加修復。況乎地殊丙巳。未答靈心。跡匪膺期。乃申嚴配。事昧彝典。神不昭假。況兩京上都。萬方取則。而天子闕當陽之位。聽政居便殿之中。職司其憂。豈容沈默。當須審攷歷之計。擇煩省之宜。不便者量事改修。可因者隨而適用。削彼明堂之號。克復乾元之名。則當宁無偏。人識其舊矣。詔令所司詳議奏聞。刑部尚書王志愔等奏議。咸請改易。依舊造乾元殿。乃下詔改明堂爲乾元殿。每臨御宜依正殿禮。自是駕在東都常州。以元日冬至于乾元殿受朝賀。竟無改易。唯改其門名而已。至十年十月十五日。復題乾元殿爲明堂。而不行饗祀之禮。至二十六年十月二日。詔將作大匠康謩素。往東都毀明堂。謩素以毀拆勞人。遂奏請且拆去上層。卑于舊制九十五尺。又去柱心木。平座上置八角樓。樓上有八龍騰身捧火珠。珠又小于舊制。周圍五尺。覆以貞瓦。取其永遠。依舊爲乾元殿。開元二十七年八月。東京改作明堂。訛言官選取小兒。埋于明堂之下。以爲厭勝之法。村邑兒童藏于山谷。上惡之。乃令主客郎中王佶宣慰。久之乃定。先是貞觀十七年七月。京師訛言官遣棖棖殺人以祭天狗。遽相驚怖。月餘乃定。又天寶三年二月十七日。有流星如月。墜于東南。有聲。京師訛言官遣棖棖捕人心肝。以祭天狗。人頗驚恐。遣使安諭之。乃定。

唐會要卷十二

饗明堂議

顯慶元年六月十八日。修禮官太尉無忌等奏。伏見祠令。以高祖大武皇帝配五天帝於明堂。太宗配五人帝。亦在明堂之側座。臣等謹尋方册。歷考前規。宗祀明堂。必配天帝。而伏羲五代。本配五郊。參之明堂。自緣從祀。今以太宗作配。理有未安。伏見永徽二年七月制。建明堂。陛下天縱孝德。追奉太宗。已尊嚴配。當時高祖先在明堂。禮司致惑。竟未遷祀。率意定儀。遂便著令。乃以太宗文皇帝降配五人帝。雖後亦在明堂。不得對越天帝。深乖明詔之意。又與先典不同。謹按孝經云。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昔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伏尋詔意。義在於斯。今所司行令。殊爲失旨。又尋漢魏晉宋歷代禮儀。並無父子同配明堂之義。惟祭法云。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注云。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於圜丘。郊謂祭上帝於南郊。祖宗謂祭五帝五神於明堂也。尋鄭此注。乃以祖宗合爲一祭。又以文武共在明堂。連衽配食。良爲謬矣。故王肅駁曰。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自是不毀之名。非謂配食於明堂者也。審如鄭義。則孝經當言祖祀於明堂。不得言宗祀也。凡宗者尊也。周人既祖其廟。又尊其祀。孰謂祖於明堂者乎。鄭引孝經以解祭法。而不曉周公本意。殊非仲尼之義旨也。又解宗武

王云。配句芒之類。是謂五神。位在堂下。武王降位。失君敍矣。又按六韜曰。武王伐紂。雪深丈餘。五車二馬。行無轍迹。詣營求謁。武王怪而問焉。太公對曰。此必五方之神來受事耳。遂以其名召入。各以其職命焉。既而克殷。風調雨順。豈有生來受職。歿則配之。降尊敵卑。理不然矣。故春秋外傳曰。禘郊祖宗報。五者國之典祀。傳言五者。故知各是一事。非謂祖宗合祀於明堂也。臣謹上考殷周。下洎貞觀。並無一代兩帝同配於明堂。南齊蕭氏。以武明昆季。並於明堂配食。事乃不經。未足援據。又檢武德時令。以元皇帝配於明堂。兼配感帝。至貞觀初。緣情革禮。奉祀高祖。配於明堂。奉遷世祖。專配感帝。此卽聖朝故事。已有遞遷之典。以法崇廟。古之制焉。伏惟太祖景皇帝。構室有周。建絕世之丕業。啓祚汾晉。創歷聖之洪基。德邁發生。道符立極。又世祖元皇帝。潛麟韞慶。屈道事周。導濬發之靈源。肇光宅之垂裕。稱祖清廟。萬代不遷。請停配祀。以符古義。伏惟高祖大武皇帝。躬受天命。奄有神州。創制改物。體元居正。爲國始祖。抑有舊章。昔者炎漢高帝。當塗太祖。皆以受命。例並配天。請遵故事。奉祀高祖於圜丘。以配昊天上帝。伏惟太宗文皇帝。道格上元。功淸下瀆。拯率土之塗炭。協大造於生靈。請准詔書。宗祀於明堂。以配上帝。又請依武德故事。兼配感帝。作主。斯乃二祖德隆。永不遷廟。兩聖功大。各得配天。遠協孝經。近申詔意。從之。

儀鳳二年七月。太常少卿韋萬石奏曰。明堂大享。准古禮鄭玄義。祀五天帝。王肅義。祀五行帝。貞觀禮。依鄭玄義祀五天帝。顯慶已來新修禮。祀昊天上帝。奉乾封二年勅。祀五帝。又奏制兼祀昊天上帝。伏奉上

元三年三月勅。五禮行用已久。並依貞觀年禮爲定。又奉去年勅。並依周禮行事。今用樂須定所祀之神。未審依定何禮。臣以去年十二月錄奏。至今年未奉進止。所謂樂章不定。上及宰臣。並不能斷。乃詔尚書省及學者。更參議之。事仍不定。自此明堂大饗。兼用貞觀顯慶二禮。禮司益無憑准。

天授二年。春官郎中韋叔夏奏明堂大饗議曰。謹按禮。明堂大享。惟祀五方五帝。故月令季秋令云。是月也。大饗帝。則曲禮所云大饗不問卜。鄭玄注云。謂徧祭五帝於明堂。莫適卜。是也。又按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注云。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故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據此諸文。明堂正禮。惟祀五帝。配以祖宗。及五帝五官五神等。自外餘神。並不合預。伏惟陛下追遠情深。崇禮志切。故於明堂饗祀。加昊天上帝皇地祇。重之以先帝先后配享。此乃補前王之闕典。宏嚴配之虔誠。往以神都郊壇未建。乃於明堂之下。廣祭衆神。蓋義出權時。非不刊之禮也。謹按禮經。其內官中官五岳四瀆諸神。並合從祀於二至。明堂總奠。事乃不經。然則宗祀配天。雜以小神同薦。於尊嚴之道。理有不安。望請每歲元日。惟祀天地大神。配以帝后。其五岳以下。請依禮於冬夏二至。從祀方丘圜丘。庶不煩瀆。從之。

聖歷元年閏臘月十九日制。每月於明堂行告朔之禮。司禮博士問仁謂。班思簡等奏議。臣等謹按經史正文。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惟禮記玉藻云。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周禮天官太宰正月之吉。布治於邦國都鄙。干寶注云。周正建子之月。告朔之日也。此卽玉藻之聽朔矣。今每歲首元日。通天宮受朝。讀時令。

布政事。京官九品已上。諸州朝集使等。咸列於庭。此則聽朔之事畢。而合於周禮玉藻之文矣。而鄭玄注云。玉藻聽朔。以秦制月令有五帝五官之事。遂云。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時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此鄭注之誤也。故漢魏至今。莫之行用。按月令云。其帝太昊。其神句芒者。謂之宣布時令。告示下民。其令詞云。其帝其神耳。所以爲敬授之文。欲使人奉其時而務其業。每月有令。故謂之月令。非謂天子每月朔日。以祖配帝而祭告之。其每月告朔者。諸侯之禮也。故春秋左氏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又鄭玄注論語云。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魯自文公。始不視朔。是諸侯之禮明矣。今王者行之。非所聞也。按鄭所謂告其帝者。卽太昊等五人。告其神者。卽重黎等五行官。雖並功施於民。列在祀典。無天子每月拜祭告朔之文。臣等謹按禮論及三禮義宗。江都集禮。貞觀禮。顯慶禮及祠令。並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若以爲近代無明堂。故無告朔之禮。則江都集禮。貞觀禮。顯慶禮及祠令。著祀五方上帝於明堂。卽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也。此則無明堂而著其享祭。何爲告朔獨闕其文。若以爲有明堂卽合告朔。則周秦有明堂。而經典正文。並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臣等詳求今古。博考載籍。既無具禮。不可習非。望請停每月一日告朔之祭。以正國經。竊以天子之尊。而用諸侯之禮。非所謂頒告朔令諸侯。使奉而行之之義也。奉禮郎張齊賢議曰。禮官狀云。經史正文。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者。謹按穀梁傳曰。閏月天子不告朔。是知他月則天子告朔矣。又按左氏傳。以魯侯不告朔。爲棄時政也。則諸侯閏月亦告朔矣。又按周禮太史職。

頒告朔于邦國之文。禮記玉藻。天子聽朔于南門之外。皆有閏月王居門之事。是天子亦以閏月告朔矣。非天子不告而諸侯告也。穀梁子去聖尙近。雖閏月告朔之義。與左氏不同。然皆以天子諸侯每月當行告朔之事。兩禮之設。其文甚著。不可謂經史無正文也。又禮官狀云。周禮天官太宰職云。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乃懸法于象魏。使萬民觀象。挾日而斂之。卽是謂禮記玉藻之聽朔。因此遂謂王者惟以歲首元日一告朔。此說非也。何者。太宰所云布治於邦國都鄙者。布其所掌之大典也。故地官司徒職。則布教典。春官宗伯職。則布禮典。夏官司馬職。則布政典。秋官司寇職。則布刑典。惟冬官司空職亡。以五官之職言之。則其職亦當布事典也。此乃六官各以正月之吉。宣布其職之典。非告朔也。干寶之注經。所云正月之吉者。卽是正月之朔日也。故解云吉是朔日也。今云告朔日者。是傳寫之誤。不可據以爲說也。又禮官狀云。每月告朔者。諸侯之禮。故曰左氏傳云。旣視朔。遂登觀臺。今王者行之。非所聞也。又云。以天子之尊。而用諸侯之禮。非所謂頒告朔令諸侯。使奉而行之謂。此大謬也。何者。左氏所言視朔者。猶玉藻之聽朔也。今禮官據左氏有魯侯行視朔之禮。卽謂諸侯每月當告朔。玉藻亦有天子行聽朔之禮。又有閏月王居門之事。若謂天子惟歲首一告朔。何其一取而一捨也。又孝經云。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又云。明王以孝治天下。豈有王者設教。使諸侯尊祖告朔。而天子不告也。非所謂以明事神。訓人事君之義。又禮官狀云。鄭所謂告其時帝者。卽大皞等五人帝。此又非也。何者。鄭注惟言告其時帝。及其神配以

文王武王。不指言天帝人帝。但天帝人帝並配。五方時帝之言。包天人矣。既以文王武王作配。則是並告天帝人帝。諸侯受朔於天子。故但于祖廟告。而受行之。天子受朔于上天。治宜于明堂。告其時之天帝人帝。而配以祖考也。故玉藻疏載賀瑒義。亦以時帝爲之靈威仰等五天帝。且聖人爲能享帝。孝子爲能享親。今若但告人帝。則聖人之道未備。非所謂能享也。又禮官狀云。天子每月朔旦告祭。然後頒之。則諸侯安得受而藏之。告而行之。足明太宰以歲首宣布一歲之令。太史從而頒之。令既頒矣。政既行矣。而王猶月月告朔。復欲何所宣布者。春官太史職云。頒告朔于邦國。是總頒一歲之朔于天下諸侯。故諸侯受而藏之。告而行之。而王猶月月告朔者。頒之于官府都鄙也。此謂畿內。彼謂畿外。事不相關也。又禮官狀云。漢魏至今。莫之用者。秦人滅學。經典不存。漢祖馬上得之。未能備禮。自魏以下。喪亂宏多。豈可以漢魏廢禮。欲使朝廷法之也。又禮官狀云。禮論等及祠令。並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者。謹按禮論。王珉范甯等議。有明堂每月告朔之禮者。崔靈恩三禮義宗廟祭服義。亦載天子視朔之服。不可言無正文也。又貞觀顯慶禮及祠令。非徒無天子每月告朔之文。亦無天子歲首告朔之事。今禮官何以言天子歲首一告朔乎。借矛擊盾。昭然易了。每月告朔。在禮不疑。尊祖配天。于義爲得。若乃創制垂統。損益舊章。或欲每月聽政。或欲孟月視朔。此則斷在宸極。事關執政。固非羣議所得參詳。鳳閣侍郎王方慶又奏議曰。謹按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蓋非所以明天氣。統萬物。勳法于兩儀。德被于四海者也。夏曰總室。殷曰重屋。周曰明堂。

此三代之名也。明堂天子太廟。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元堂。中曰太室。雖有五名。而以明堂太廟爲主。漢代達學通儒。咸以明堂太廟爲一。漢左中郎將蔡邕立義。亦以爲然。取其宗祀。則謂之淸廟。取其正室。則謂之太室。取其向陽。則謂之明堂。取其建學。則謂之太學。取其圜水。則謂之辟雍。異名而同事。古之制也。天子以孟春正月上辛日。於南郊總校授十二月之政。還藏於祖廟。月取一政。班於明堂。諸侯以孟春之月。朝於天子。受十二月之政。藏于祖廟。月取一政而行之。蓋所以和陰陽。順天道也。如此則禍亂不生。災害不作矣。故仲尼美而稱之曰。明王之以孝治天下者。人君以其禮告廟。則謂之告朔。聽視此月之政。則謂之視朔。亦曰聽朔。雖有三名。其實一也。今禮官議。稱經史正文。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者。臣謹按春秋文公六年閏十月。不告朔。穀梁傳曰。閏附月之餘日。天子不以告朔。左氏傳曰。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臣據此文。則天子閏月。亦告朔矣。寧有他月而廢其禮者乎。博考經籍。其文甚著。何以明之。周禮太史職云。頒告朔於邦國。閏月告。王居門終月。又禮記玉藻云。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並是天子閏月而行告朔之事也。禮官又稱。玉藻。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周禮天官太宰。正月之吉。布治於邦國都鄙。干寶注云。周正建子之月。告朔日也。此卽玉藻之聽朔矣。今每歲元日。通天宮受朝。頒時令。布政事。京官九品以上。諸州朝集使等。咸列於庭。此聽朔之禮畢。而合於周禮玉藻之文矣。禮論及三禮義宗。江都集禮。

貞觀禮。顯慶禮。及祠令。並無王者告朔之事者。臣謹按玉藻云。元冕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鄭玄注云。朝日。春分之時也。東門。皆謂國門也。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於路寢。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時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臣謂今歲首元日。通天宮受朝。讀時令及布政。自是古禮。孟春上辛。總授十二月之政。藏於祖廟之禮耳。而月取一政。頒於明堂。其義昭然。猶未行也。卽如禮官所言。遂闕其事。臣又按禮記月令。天子每月居青陽明堂。總章元堂。卽是每月告朔之事。先儒舊說。天子行事。一年十八度入明堂。大享不問卜。一入也。每月告朔。十二入也。四時迎氣。四入也。巡狩之年。一入也。今禮官立議。惟歲首一入耳。與先儒既異。在臣亦不敢同。鄭玄云。凡聽朔告其帝。臣愚以爲告其朔之時。則五方上帝之一帝也。春則靈威仰。夏則赤熛怒。秋則白招拒。冬則協光紀。季月則含樞紐。並以始祖配之焉。以人帝及神。列在祀典。亦於其月而享祭之。魯自文公。始不視朔。子貢見其禮廢。欲去其羊。孔子以其羊存。猶可識禮。羊亡其禮遂廢。故云爾愛其羊。我愛其禮也。漢承秦滅學。庶事草創。明堂辟雍。其制遂闕。漢武帝封禪。始建明堂於泰山。既不立於京師。所以無告朔之事。至漢平帝元始中。王莽輔政。庶幾復古。乃建明堂辟雍。爲禘祫於明堂。諸侯王列侯宗室子弟九百餘人助祭畢。皆益戶賜爵及金帛。增秩補吏各有差。漢末喪亂。尙傳其禮。爰至後漢。祀典仍存。明帝永平二年。郊祀五帝於明堂。以光武配。祭牲各一犢。奏樂如南郊。董卓西移。載籍湮滅。告朔之禮。於此而墜。暨乎晉末。戎馬在郊。禮樂衣冠。埽

地總盡。暨於元帝過江。是稱狼狽。禮樂制度。南遷蓋寡。彝典殘缺。無復舊章。軍國所資。臨事議定。既闕明堂。寧論告朔。宋朝何承天纂集舊文。以爲禮論。雖加編次。事則闕如。梁代崔靈恩撰三禮義宗。但捃摭前儒。因循故事而已。隋大業中。煬帝命學士撰江都集禮。只抄撮禮論。更無異文。貞觀禮顯慶禮及祠令。不言告朔者。蓋爲歷代不傳。所以其文遂闕。各有由緒。不足依據。今禮官引爲明證。在臣誠實有疑。陛下肇建明堂。聿遵古典。告朔之禮。猶闕舊章。欽若稽古。應須補葺。若每月聽政。於事亦煩。孟月視朔。恐不可廢。上又令春官廣集衆儒。取方慶所奏。議定得失。當時大儒成均博士吳陽吾。太學博士郭山惲奏曰。臣等謹按周禮。禮記。及三傳。皆有天子告朔之禮。天子頒告朔於諸侯。秦政焚滅詩書。由是告朔禮廢。今若循古頒朔。每月依行。禮貴隨時。事須沿革。望依方慶議。用四時孟月朔日。及季夏。於明堂修復告朔之禮。以頒天下。其帝及神。請依方慶用鄭玄議。告五帝於明堂上。則嚴配之道。通於神明。至孝之德。光被四海。從之。

神龍元年九月五日。親祠昊天上帝皇地祇於明堂。以高宗天皇大帝配。永泰三年正月。禮儀使杜鴻漸等奏。孟春祈穀昊天上帝。孟冬祀神州。請以高祖神堯大聖大光孝皇帝配。孟夏雩祀昊天上帝。請以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配。季秋大享明堂。祀昊天上帝。請以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配享。臣與禮官學官。憑據經文。講求正義。事皆明白。理無可疑。去年又與薛頎歸崇敬同見延英。備承聖旨。祖宗

配祭。宜以殷周爲法。昊天時祀。一遵皇唐之禮。德音詳定。久未施行。制曰。可。元和元年八月。太常禮院奏曰。季秋大享明堂。祀昊天上帝。謹按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謹按經云。今太廟附享禮畢。大享之日。准禮合奉皇考順宗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配神作主。詔曰。敬依典禮。

十五年五月。太常禮院奏。季秋大享明堂。祀昊天上帝。謹按禮文。皇考配神作主。今年季秋。准禮合奉憲宗聖文章武皇帝配神作主。詔曰。敬依典禮。

廟制度

武德元年六月六日。立四廟於長安通義里。備法駕。迎宣簡公。懿王。景皇帝。元皇帝神主。祔於太廟。始享四室。貞觀九年。命有司詳議廟制度。諫議大夫朱子奢議曰。臣等謹按漢丞相韋元成奏立五廟。諸侯同五。劉子駿議開七祖。邦君降二。鄭司農踵元成之轍。王子雍揚國師之波。分塗並驅。各相師祖。遂令歷代祧祀。多少參差。傳稱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易云。卑高以陳。貴賤位矣。豈非尊君卑佐。升降無舛。所貴禮者。義在茲乎。若使天子諸侯。俱立五廟。便是賤可以同貴。臣可以濫主。名器無准。冠履同歸。禮亦異數。義將安設。戴記又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若天子五廟。纔與子男相埒。以多爲貴。何所表乎。愚以爲諸侯立高祖已下。並太祖五廟。一國之貴也。天子立高祖已上。并太祖七廟。四海之尊也。降殺以兩。禮之正焉。伏惟聖祖在天。山陵有日。祔祖嚴配。大事在斯。宜依七廟。用崇大禮。庶前依晉宋。傍愜人情。中書

侍郎岑文本議曰。自義乖闕里。學滅秦庭。而宗廟制度。典章散逸。習所傳而競偏說。執所見而起異端。自昔迄今。多歷年代。語其大略。兩家而已。祖鄭玄者。則陳四廟之制。述王肅者。則引七廟之文。貴賤混而莫辨。是非紛而不定。陛下誠宜定一代之宏規。爲萬世之彝則。臣等奉述睿旨。討論載籍。紀七廟者實多。稱四廟者蓋寡。校其得失。昭然可見。春秋穀梁傳及禮記王制祭法禮器。孔子家語。並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尙書咸有一德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至于荀卿。孔安國。劉歆。班彪父子。孔晁。虞喜。干寶之徒。商較今古。咸以爲然。故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是以晉宋齊梁。皆依斯義。立親廟六。豈非有國之茂典。不刊之休烈乎。若使違羣經之明文。從累代之疑議。背子雍之篤論。尊康成之舊學。則天子之禮。下逼于人臣。諸侯之制。上僭于王者。非所謂尊卑有序。名分不同者也。臣等參議。請依晉宋故事。立親廟六。其祖宗之制。式遵舊典。制從之。于是增修七廟。始崇祔宏農府君。及高祖神主。並舊四室爲六室焉。初議欲立七廟。以涼武昭王爲始祖。太子左庶子于志寧以爲武昭遠祖。非王業所因。不可爲始祖。竟從之。

貞觀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禮部尙書許敬宗奏。宗祖宏農府君廟。應迭毀。謹按舊儀。漢丞相韋元成以爲毀主瘞埋。但萬國宗享。有所從來。一旦瘞藏。事不允愜。晉博士范宣。意欲別立廟宇。奉征西等主。安置其中。方之瘞埋。頗叶情理。然事無典故。亦未足依。又議者或言毀主藏于天府。按天府祥瑞所藏。本非斯意。今准量去祧之外。猶有壇墠。祈禱所及。竊謂合宜。今時廟制。與古不同。共堂別室。西方爲首。若在西

夾之中。仍處尊位。祈禱則祭。未絕祇享。方諸舊儀。情實可安。宏農府君。廟遠親殺。詳據舊章。禮合迭毀。臣等參議。遷奉神主於夾室。本情篤敬。在理爲允。從之。其年八月二十八日。太宗文皇帝祔於太廟。遷宣皇帝神主於夾室。初有司請依典禮。上欲留神主於內寢。旦夕申如在之敬。有詔停祠廟。英國公李勣等抗表固請曰。竊以祖功宗德。飾終之明典。武穆文昭。嚴配之洪訓。愛敬之至。率由茲道。禮有節文。事經列聖。苟違斯義。國家貽恥。況逾月之外。須伸大祫。下管登歌。發暢雅頌。郊天配帝。光華勳烈。如停祔禮。諸美咸興。伏願取法前王。垂訓翼子。乃許焉。

神龍元年五月。東都創制太廟。太常博士張齊賢建議曰。昔荀卿子云。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則天子七廟。古今達禮。故商書稱七世之廟。可以觀德。祭法稱王立七廟。一壇一墠。王制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莫不尊始封之君。謂之太祖。太祖之廟。百世不遷。祫祭之禮。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昇合食於太祖之廟。太祖東向。昭南向。穆北向。太祖者。商之元王。周之后稷也。是太祖之外。更無始祖。商自元王已後。十有四代。至湯而有天下。周自后稷已後。十有七代。至武王而有天下。其間世數既遠。遷廟親廟。皆出太祖之後。故得合食有序。尊卑不差。其後漢高受命。無始封祖。卽以高皇帝爲太祖。太上皇高帝之父。立廟享祀。不在昭穆合食之列。爲尊於太祖故也。魏武創業。文帝受命。亦卽以武帝爲太祖。其高祖太皇處士君等。並爲屬尊。不在昭穆合食之列。晉宣創業。武帝受命。亦卽以宣帝爲太祖。其征西豫章潁川京兆府君等。亦以屬尊。不在昭穆合食之列。歷茲已降。至於有隋。宗廟之制。斯

理不易故宇文氏以文皇帝爲太祖。隋氏以武元皇帝爲太祖。國家誕受天命。累聖重光。景皇帝始封唐公。實爲太祖。中間世數既近。列在三昭三穆之內。故皇家太廟。惟有六室。其宏農府君。宣光二帝。尊於太祖。親盡則遷。不在昭穆合食之數。今皇極再造。孝思匪寧。奉二月二十九日勅。七室已下。依舊號尊崇。又奉三月一日勅。既立七廟。須尊崇始祖。速令詳定者。伏尋禮經。始祖卽是太祖。太祖之外。更無始祖。周廟太祖之外。以周文王爲始祖。不合禮經。或又引白虎通義云。后稷爲始祖。文王爲太祖。武王爲太宗。及鄭玄注云。詩雍序云。太祖謂文王。以爲說者。其義不然。何者。彼以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故謂文王爲太祖耳。非祫祭羣主合食之太祖。今之議者。或有欲立涼武昭王爲始祖者。殊爲不可。何者。昔在商周。稷契始封。湯武受命。湯武之興。祚由稷卨。故以稷卨爲太祖。卽皇家之景皇帝是也。涼武昭王勳業未廣。後主失國。土宇不傳。景皇始封。實基明德。今乃舍封唐之盛烈。崇西涼之遠構。考之前古。實乖典禮。魏氏不以曹參爲太祖。晉氏不以殷王卬爲太祖。宋氏不以楚元王爲太祖。齊梁不以蕭何爲太祖。陳隋不以胡公楊震爲太祖。則皇家安可以涼武昭王爲太祖乎。漢之東京。大議郊祀。多以周郊后稷。漢當郊堯。制下公卿。議者僉同。帝亦然之。惟杜林正議。獨以爲周家之興。祚由后稷。漢業特起。功不緣堯。祖宗故事。所宜因循。竟從林議。又傳稱欲知天上事問長人。以其近之。武德貞觀之時。主聖臣賢。其去涼武昭王。蓋亦近于今矣。當時不立者。必不可立故也。今既年代寖遠。乃復立之。是非三祖三宗之意。實

恐景皇失職而震怒。武昭虛位而不答。非社稷之福也。宗廟事重。禘祫禮崇。先王以之觀德。或者不知其說。既灌而往。孔子不欲觀之。今朝命惟親。宜應慎禮。祭神如在。理不可誣。請准加太廟爲七室。享宣皇帝以備七世。其始祖不合別有尊崇。太常博士劉承慶。尹知章又議曰。謹按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此載籍之明文。古今之通制。皇唐稽考前範。詳采列辟。崇建宗靈。式遵斯典。但以開國之主。受命之君。王迹有淺深。太祖有遠近。昔湯武受命。祚因稷禹。太祖代遠。出于昭穆之上。故七廟可全。若夏繼唐虞。功非由鯀。漢除秦項。力不因堯。及魏晉經國。周隋撥亂。皆勛崇近代。祖業非遠。受命始封之主。不離昭穆之親。故肇立宗祊。罕聞全制。夫太祖以功建。昭穆以親崇。有功百世而不遷。親盡七葉而當毀。或以太祖世淺。廟數非備。更於昭穆之上。遠立合遷之君。曲從七廟之文。深乖迭毀之制。皇家千齡啓旦。百葉重光。景皇帝濬德基唐。世數猶近。號雖崇于太祖。親尚列于昭穆。且臨六室之位。未申七代之尊。是知太廟當六。未合有七。故先朝惟有宣光景元神堯文武六代親廟。大帝登遐。神主升祔于廟室。以宣皇帝世數當滿。准禮復遷。今止有光皇帝已下六代親廟。非是天子之廟。數不當有七。本由太祖有遠近之異。故初建有多少之殊。敬惟三后臨朝。代多儒雅。神祊事重。禮豈虛存。規模可沿。理難變革。宣皇既非始祖。又廟無祖宗之號。親盡既遷。其廟不合重立。若禮終運往。建議復崇。實違王制之文。不合先朝之旨。請依貞觀之故事。無改三聖之宏規。光崇六室。無虧古義。其時有制。令宰臣更加詳定。禮部尚書祝欽明等奏言。博

士三百人。自分兩議。張齊賢以始同太祖。不合更祖昭王。劉承慶以王制三昭三穆。亦不合重崇宣帝。臣等商量。請依張齊賢。以景皇帝爲太祖。依劉承慶。尊崇六室。從之。其年八月。崇祔光皇帝。太祖景皇帝。世祖元皇帝。高祖神堯皇帝。太宗文武聖皇帝。皇考高宗天皇大帝。皇兄義宗孝敬皇帝于東都之太廟。親行享獻之禮。樂章並用貞觀舊詞。

開元四年七月十八日。太常卿姜皎。及禮官太常博士陳貞節。蘇獻等。上七廟昭穆議曰。禮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爲七。昭穆迭毀。而太祖常存。聖人之大典也。若禮名不正。則奠獻無序矣。謹按中宗孝和皇帝。在廟七室已滿。今睿宗大聖眞皇帝。是中宗之弟。以六月升遐。甫及仲冬。禮當遷祔。但兄弟入廟。古則有焉。遞遷之禮。昭穆須正。謹按禮論。太常賀循議云。兄弟不相爲後也。故殷之盤庚。不序于陽甲。而上繼于先君。漢之光武。不嗣于孝成。而上承于元帝。又曰。晉惠帝無後。懷帝承統。懷帝自繼于世祖。而不繼于惠帝。其晉惠帝當同陽甲。孝成別出爲廟。又曰。若兄弟相代。則共是一世。昭穆位同。不可兼毀二廟。此蓋禮之常例也。荀卿子曰。有天下者事七世。謂從禰已上也。尊者統廣。故恩及遠祖。若旁容兄弟。上毀祖考。此則天子有不得全祀于七世之義也。孝和皇帝。有中興之功。而無後嗣。請同殷之陽甲。漢之成帝。出爲別廟。時祭不虧。大祫之辰。合食太祖。奉睿宗神主升祔太廟。上繼高宗。則昭穆永貞。獻祼長序。此萬代之典。敢不飖言。從之。初令以儀坤廟爲中宗廟。至八月九日。勅宣于太廟西少府監賜坊。別造中宗廟。隸入太廟。署開元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徙中宗神主于四廟。十六日。祔睿宗昭成皇帝主于太廟。

十一年四月。國子祭酒徐堅上表曰。臣謹按禮稽命徵。虞夏五廟。殷六廟。周七廟。諸侯五廟。而魯用天子之禮。並后稷姜嫄爲七廟。故知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伏以中宗孝和皇帝。受命中興。化民以德。雖別廟薦享。而聖心未安。將革前規。移入太廟。臣參詳自古廟制。夏殷周漢。各自立廟。不同一處。漢光武以中興崇儉。故七室共堂。而歷代尊行。以爲折衷。今太廟七室。皆有神主。孝和皇帝既須入廟。先有夾室見空。望奉移向此室內。既同太廟。八室祭享是同。在于情理。實爲允愜。五月一日。遷中宗神主祔于太廟。其年七月二日。詔曰。朕聞王者乘時以設教。因事以制禮。沿革以從宜爲本。取捨以適會爲先。故損益之道有殊。質文之用斯異。且夫至德之謂孝。所以通于神明。大事之謂祀。所以虔于宗廟。嘗覽古典。爰詢廟制。遠則殷周事異。近則漢晉道殊。雖禮文之不同。固嚴敬之無二。況恩以隆殺而疎。廟以遷毀而廢。雖式瞻古訓。禮則不違。而永言孝思。情所未足。其祧室宜列爲正室。將使親而不盡。遠而不祧。廟以貌存。宗由尊立。俾四時式薦。不間于毀主。百代靡遷。匪惟于始廟。所謂變以合禮。動而得中。嚴配之典克崇。肅雍之美茲在。太廟宜置九室。令所司擇日啓告移造。

會昌五年七月。中書門下奏。孟州汜水縣武牢關。是太宗擒王世充竇建德之地。關城東峯。有高祖太宗像。在一堂之內。伏以山河如舊。城壘猶存。威靈皆畏於軒臺。風雲疑還於豐沛。誠宜百代嚴奉。萬邦所瞻。西漢故事。祖宗所嘗行幸。皆令郡國立廟。今緣定覺寺理合毀拆。望取寺中大殿材木。于東峯改造一殿。

四面兼置垣墻。伏望號爲昭武廟。以昭聖祖受功之盛。興功日。望令差東都分司郎中一人薦告。至畢功日。別差使展敬。制可。王者大勳。被於率土。宗社之典。敬而不私。郡國立廟。非古也。

六年五月。禮儀使奏。武宗昭肅皇帝祔廟。幷合祧去舊廟等事。伏以自敬宗文宗武宗。兄弟相及。已歷三朝。昭穆之位。與承前不同。所可疑者。其事有四。一者。兄弟昭穆同位。不相爲後。二者。已祧之主。復入舊廟。三者。廟數有限。無後之主。則宜出置別廟。四者。兄弟既不相爲後。昭爲父道。穆爲子道。則昭穆同班。不合異位。據春秋文公二年。躋僖公。何休云。躋升也。謂西上也。惠公與莊公。當同南面西上。隱桓與閔僖。當同北面西上。孔穎達亦引斯義釋經。又賀循云。殷之盤庚。不序陽甲。漢之光武。上繼元帝。晉元帝簡文。皆用此義毀之。蓋以昭穆同位。不可兼毀二廟故也。尚書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且殷家兄弟相及。有至四帝。不及祖禰。何容更言七世。于理無疑矣。二者。今已兄弟相及。同爲一代。矯前之失。則合復祔代宗神主於太廟。或疑已祧之主。不宜更入太廟者。按晉代元明之時。已遷豫章潁川矣。及簡文卽位。乃元帝之子。故復豫章潁川二神主於廟。又國朝中宗已祔太廟。至開元四年。乃出置別廟。至十年置九廟。而中宗主復祔太廟。則已遷復入。亦可無疑矣。三者。廟有定數。無後之主。出置別廟者。按魏晉之初。主多同廟。蓋取上古淸廟一宮。尊遠神祇之義。自後晉武所立之廟。雖云七主。而實六世。蓋景文同廟故也。又按魯立姜嫄文王之廟。不計昭穆。以尊尙功德也。晉元帝上繼武帝。而別享惠懷愍三帝。時賀循等諸儒議以爲別立

廟。親遠義疎。都邑遷異。於理無嫌也。今以文宗棄世纔六年。武宗甫爾復土。遽移別廟。不齒宗祖。在於有司。非所宜議。四者。添置廟之室。按禮論晉太常賀循云。廟以容主爲限。無拘常數。故晉武帝時廟有七主六代。至元帝明帝。廟皆十室。及成康穆三帝。皆至十一室。自後雖遷故祔新。大抵以七世爲准。而不限室數。伏以江左名儒。通賾覩奧。事有明據。固可施行。今若不行是議。更以迭毀爲制。則當上不及高曾未盡之親。下有忍臣子恩義之道。謹備討古今。參校經史。上請復代宗神主於太廟。以存高曾之親。下以敬宗文武二宗。同爲一代。於太廟東間。添置兩室。定爲九代十一室之制。以全臣子恩敬之義。庶協大順之宜。得變禮之正。折古今之紛互。立羣疑之拘指。俾因心廣孝。永燭於皇明。昭德事神。無虧於聖代。勅旨。宗廟事重。實資參詳。宜令尚書省兩省。御史臺。四品已上官。大理卿。京兆尹。集議以聞。尚書左丞鄭涯等奏議曰。夫禮經垂訓。莫重於嚴配。必參損益之道。則合典禮之文。況有明徵。是資折衷。伏自敬宗文宗武宗三朝。祠位皆以兄弟。考於前代。理有顯據。今謹詳禮官所奏。並上稽古文。旁摭史氏。協於通變。允謂得宜。臣等商量伏請並依禮官所議。從之。

唐會要卷十三

親饗廟

太宗二。貞觀三年正月十日。上有事於太廟。十七年四月十一日。親謁太廟。謝承乾之過。

蘇冕曰。貞觀六年。監察御史馬周上疏云。陛下踐阼已來。宗廟之享。未曾親事。遂使大唐一代之史。不書皇帝入廟之事。將何以貽厥孫謀。垂則來葉。且貞觀三年。已親饗廟矣。未知何事。致此不同。

高宗四。永徽三年正月十八日。乾封元年四月八日。總章元年十一月十九日。儀鳳二年正月十四日。

中宗一。神龍元年十一月六日。親饗太廟。相王與左羽林將軍李多祚參乘。侍御史王覿上疏諫曰。多祚夷人。有功於國。適可加之寵爵。豈宜逼奉至尊。將帝弟以連衡。與吾君而共輦。誠恐萬方之人。不允所望。昔漢文帝引趙談驂乘。袁盎伏車之前曰。臣聞天子所以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英豪。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之餘共載。于是斥而下之。多祚雖無趙談之累。亦非卿相之重。不自循省。無聞固讓。豈國乏良輔。更無其人。史官所書。將示于後。何袁盎之強諫。獨微臣之不及。

睿宗一。景雲三年正月一日。

元宗七。先天元年十月四日。開元六年十月六日。時有司撰儀注。祔祭之日。車駕發宮。上謂宰臣曰。祭

先齋所以齊心也。據儀注祭之日發大明宮。又質明行事。縱侵星早發。猶是移辰方到。質明之禮。其可及乎。又朕不宿齋宮。卽安正寢。情所不敢。宜于齋所設齋宮。五日赴行宮宿。六日質明行事。庶合于禮。宋璟等稱聖情深至。請卽施行。詔有司改定儀注。六日上自齋宮步詣太廟。十七年十一月四日。告巡陵也。皇帝乘玉輅。百官乘馬侍從。禮畢乘馬還宮。初儀注自大次施褥至殿前。有勅一切不許。及皇帝之出也。履地而行。禮畢祀行神于西門。天寶元年二月十八日。六載正月十七日。十載正月九日至十日。赦文云。自今已後。攝祭薦享太廟。其太尉行事。前一日致齋。具羽儀鹵簿公服引人。親授祝版。仍赴齋所。十三載二月八日。上高祖徽號。

肅宗二。　乾元元年四月三日。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代宗一。　廣德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德宗四。　建中元年正月四日。貞元元年十月十日。六年十一月七日。九年十一月九日。前一日。有勅至廟行禮。不得施褥。至敬之所。自合履地而行。至南郊亦宜准此。

憲宗一。　元和二年正月。上親薦獻太淸宮。朝享太廟。初享諸室。備極誠敬。及享德宗順宗。流涕嗚咽不自勝。侍臣及舉册讀册官等。皆相顧而感泣也。

穆宗一。　長慶元年正月。

敬宗一。寶歷元年正月。
文宗一。太和三年十一月。
武宗二。會昌元年正月。五年正月。
宣宗一。大中元年正月。
懿宗二。咸通元年十一月。四年正月。
僖宗一。乾符元年十一月。
昭宗二。龍紀元年十一月。天復元年四月。

禘祫上

上元三年十月三日。有司將祫享於太廟。時議者以禮緯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公羊傳云。五年一禘。而再殷祭。兩文互異。莫能決斷。太學博士史元璨議曰。按禮記正義。引鄭玄禘祫志云。春秋傳。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薨。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享于太廟。公羊傳云。大享者何。祫也。是三年喪畢。新君二年當祫。明年春。禘于羣廟。僖公宣公八年。皆有禘。則後禘去前禘五年。以此定之。則新君二年祫。三年禘。目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則六年當祫。八年當禘。又昭公十三年。齊姬薨。至十三年喪畢當祫。爲平邱之會。冬。公如晉。至十四年祫。十五年禘。傳云。有事于武宮是也。至十八年祫。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祫。二十五年禘。昭公二

十五年。有事于襄宮是也。如上所云。則禘已後隔三年祫。祫已後隔二年禘。此則有合禮經。不違傳義。自此禘祫之祭。依元璨議。

開元十七年四月十日。禘享太廟九室。命有司攝行禮。初。唐禮祫序昭穆。禘各于其室。時禮官太常少卿韋縉奏曰。准古禮。五年再殷祭。一祫一禘。其義合聚昭穆。定次序。又孔安國王肅等先儒。皆以爲序昭穆。惟鄭玄旨云。禘各于其室。若如鄭玄。則與常享不異。恐鄭說謬于周經。請依古禮如王肅等議。序列昭穆。許之。初。開元六年秋。睿宗皇帝喪畢。祫享于太廟。自後相承。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各自紀年。不相通數。至二十七年。凡經五禘七祫。其年夏。禘訖。冬又當祫。太常議曰。禘祫二禮。俱爲殷祭。祫爲合食祖廟。禘爲締序尊卑。仲先君逮下之慈。成羣嗣奉親之孝。事異常享。有時行之。然而祭不欲數。數則瀆。亦不欲疏。疏則怠。故王者法諸天道。制祀典焉。烝嘗象時。禘祫如閏。五歲再閏。天道大成。宗廟法之。再爲殷祭也。謹按禮記王制。周官宗伯。鄭玄註解。高堂所議。並云。國君嗣位。三年喪畢。祫于太廟。明年。禘于羣廟。自爾以後。五年再殷。一祫一禘。漢魏故事。貞觀實錄。並用此禮。又按禮緯及魯禮禘祫注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所謂五年而再殷祭也。又按白虎通及五經通義。許愼異義。何休春秋。賀循祭議。並云。三年一禘。何也。以爲三年一閏。天道小備。五年再閏。天道大備故也。此則五年再殷。通計其數。一禘一祫。迭相承矣。今太廟禘祫。各自數年。兩岐俱下。不相通計。或比年頻合。或同歲再序。或一禘之後。併爲再祫。或五年之內。驟有三殷。

法天象閏之期。既違其度。五歲再殷之祭。數又不同。求之禮文。頗爲乖失。說者或云。禘祫二禮。大小不侔。祭名有殊。年數相舛。祫以三紀殺六而合。禘以五斷至十而周。有茲參差。難以通計。竊以三祫五禘之說。本出禮緯。五歲再殷之數。同在其篇。會通二文，非相詭也。蓋以禘後置祫。二周有半。舉以全數。謂之三年，譬如三年一閏。只用三十二月。其禘祫異稱。各隨四時。秋冬爲祫。春夏爲禘。祭名雖異。爲殷則同。譬如禴祠烝嘗。其禮一也。鄭玄謂祫大禘小。傅咸謂祫小禘大。肆陳之間。或有增減。通計之義。初無異同。蓋象閏之法。相傳久矣。惟晉代陳舒有三年一殷之議。自五年八年至十一年十四年。尋其議文所引。亦以象閏爲言。且六歲再殷。何名象閏。五年一禘。又奚所施。矛盾之說。固難憑也。夫以法天之度。既有指歸。稽古之理。若茲昭著。禘祫二祭。通計明矣。今請以開元二十七年己卯四月禘。至辛巳年十月祫。至甲申年四月又禘。至丙戌年十月又祫。至己丑年四月又禘。至辛卯年十月又祫。自此五年再殷。周而復始。又祫禘之說。非惟一家。五歲再殷之文。既相師矣。法天象閏之理。大抵亦同。而禘後置祫。或近或遠。盈縮之度。有二法焉。鄭玄宗高堂生。則先三而後二。徐邈之議。則先二而後三。謹按鄭氏所注先王之法。約三祫五禘之文。存三歲五年之序。以爲甲年既禘。丁年當祫。己年又禘。壬年又祫。甲年又禘。丁年又祫。周而復始。以此相承。祫後去禘十有八月而近。禘後去祫三十二月而遙。分析不均。粗于算矣。假如攻乎異端。置祫於秋，則三十九月爲前。二十一月爲後。雖小有逾。其間尙偏。竊據本文。皆云象閏。二閏相去。則平分矣。兩殷之

序。何不等耶。且又三年之言。本舉全數。二周有半。實概三年。於此置祫。不違文矣。何必拘滯。隔三年乎。蓋千慮一失。通儒之蔽也。徐氏之議。有異于是。研覈周審。最爲可憑。以爲二禘相去。爲月六十。中分三十。置一祫焉。若甲年夏禘。丙年冬祫。己年夏禘。辛年冬祫。有象閏法。毫釐不偏。三年一祫之文。既無乖越。五歲再殷之制。疎數又均。校之諸儒。義實長久。今請依據。以定二殷。先推祭月。周而復始。時禮部員外郎崔宗之駁。下太常。令更詳舊議。太常又執前議不改。中書令李林甫。又令集賢學士陸善經。更加詳覈。善經以其議爲允。于是太常卿韋縉奏曰。頃在四月。已行禘享。今指孟冬。又申祫祭。合食禮頻。恐違先典。臣忝在持禮。職司討論。輒據舊文。定其倫序。請以今年夏禘。便爲殷祭之源。自此之後。禘祫相代。五年再殷。周而復始。其今年冬祫。準禮合停。望令有司。但行時享。則嚴禋不黷。庶合舊章。從之。

天寶八載閏六月六日勅文。禘祫之禮。以存序位。質文之變。蓋取隨時。國家系本仙宗。業承聖祖。重熙累盛。既錫無疆之休。合享登神。思宏不易之典。自今已後。每禘祫並于太清宮聖祖前設位序。正上以明陟配之禮。欽若元象。下以盡虔祭之誠。無違至道。比來每緣禘祫。時享則停。事雖適于從宜。禮或虧于必備。已後每緣禘祫。其常享以素饌三焚香。以代三獻。

建中二年九月四日。太常博士陳京上疏。言今年十月。祫享太廟。并合享遷廟獻祖懿祖二神主。春秋之義。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太祖之位在西。東向。其下子孫昭穆相對。南北爲

別。初無毀廟遷主不享之文。徵是禮也。自于周室。而國朝祀典。當與周異。且周以后稷配天。爲始封之祖。始封而下。乃立六廟。廟毀主遷。皆在太祖之後。禘祫之時。無先於太廟太祖者。正太祖東向之位。全其尊而不疑。然今年十月。禘享太廟。伏請據魏晉舊制爲比。則搆築別廟。東晉以征西等四府君爲別廟。至禘祫之時。則於太廟正太祖之位。以伸其尊。別廟祭高皇太皇征西等四府君。以敍其親。伏以國家若用此義。則宜別爲獻祖懿祖立廟。禘祫祭之。以重其親。則太祖於太廟。遂居東向。以全其尊。伏以德明興聖二皇帝。曩既立廟。至禘祫之時。當用享禮。今則別廟之制。便就興聖廟藏祔爲宜。勅下尚書省。百寮集議。禮儀使太子少師顏眞卿議曰。議者或云獻祖懿祖。親遠廟遷。不當祫享。宜永閟於西夾室。又議者云。二祖宜同祫享于太祖。並列昭穆。而空太祖東向之位。又議者曰。二祖若同祫享。卽太祖之位。永不得正。宜奉遷二祖神主。祔藏于德明皇帝廟。臣伏以三議俱未爲允。且禮經殘缺。既無明據。儒者能比方義類。斟酌其中。則可舉而行之。蓋協於正也。伏惟太祖景皇帝。以受命始封之君。處百世不遷之廟。配天崇享。是極尊嚴。且至禘祫之時。暫居昭穆之位。屈己伸孝。敬奉祖宗。緣齒族之禮。廣尊先之道。此實太祖明神蒸蒸之本意。亦所以化被天下。率循孝悌也。請依晉蔡謨等議。至十月祫享之日。奉獻祖神主居東面之位。自懿祖太祖。洎諸祖宗。遵左昭右穆之例。此有以彰國家重本尙順之明義。足爲萬世不易之令典也。又議者請奉遷二祖神主于德明皇帝廟。行祫祭之禮。夫祫。合也。故公羊傳云。大事者何。祫也。若祫祭不行於

太廟。而享于德明廟。斯乃分食也。豈謂合食乎。名實既乖。尤失禮意。固不可行也。

貞元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太常卿裴郁奏曰。禘祫之禮。殷周以遷廟皆出太祖之後。故得合食有序。尊卑不差。及漢高受命。無始封祖。以高皇帝爲太祖。太上皇高帝之父。立廟享祀。不在昭穆合食之列。爲尊于太祖故也。魏武創業。文帝受命。亦卽以武帝爲太祖。其高皇太皇處士君等。並爲屬尊。不在昭穆合食之列。晉宣創業。武帝受命。亦卽以宣帝爲太祖。其征西潁川等四府君。亦爲屬尊。不在昭穆合食之列。國家誕受天命。累聖重光。景皇帝始封唐公。實爲太祖。中間世數。既近在三昭三穆之內。故皇家太廟。惟有六室。其宏農府君宣光二祖。尊于太祖。親盡則遷。不在昭穆之數。著在禮志。可舉而行。開元中。加置九廟。獻懿二祖。皆在昭穆。是以太祖景皇帝。未得居東向之尊。今二祖已祧。九室惟序。太祖之位。安可不正。伏以太祖上配天地。百世不遷。而居昭穆。獻懿二祖。親盡廟遷。而居東向。徵諸故實。實所未安。請下百僚會議。勅旨依行。

八年正月二十三日。太子左庶子李嶧等七人議曰。王制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周制也。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也。太祖后稷也。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三昭三穆也。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晉朝博士孫欽議曰。王者受命太祖。及諸侯始封之君。其已前神主。據已上數過五代。卽毀其廟。禘祫不復及也。禘祫所及者。謂受太祖之後。夫毀主上升。藏于二祧者也。雖百代禘祫及之。

伏以獻懿二祖。則太祖已前親盡之主也。擬三代已降之制。則禘祫不及矣。世祖神主。則太祖以下已毀之主也。公羊傳所謂已毀廟之主。陳于太祖者是也。謹按漢元帝下詔。議罷郡國廟。及親盡之祖。丞相韋元成議。太上孝惠廟主。皆親盡宜毀。太上廟主宜瘞于園。孝惠廟主遷于太祖廟。奏可。太上則太祖已前之主。瘞于園。禘祫不及故也。則今獻懿二祖之比孝惠。遷于太祖廟。明太祖以下子孫。皆禘祫所及。則今世祖元皇帝神主之比也。自魏晉及宋齊梁陳隋相承。始受命之君。皆立六廟。虛太祖之位。自太祖之後至七代君。則太祖當東向位。乃成七廟。太祖以前之主。魏明帝則遷處士主。置于園邑。歲時使令丞奉薦。世數猶近故也。至東晉明帝崩。以征西等三祖。遷入西除。名之曰祧。以准遠廟。至康帝崩。穆帝立。于是京兆遷入西除。同謂之祧。如前之禮。並禘祫所不及。國朝始享四廟。宣光并太祖世祖神主祔于廟。至貞觀七年。將祔高祖于太廟。朱子奏請准禮立七廟。其三昭三穆。各置神主。太祖依晉宋以來故事。虛其位待遞遷。方處之東向位。于是始祔宏農府君及高祖爲六室。虛太祖之位。而行禘祫。至二十三年。太宗祔廟。遷宏農府君。乃藏于西夾室。文明元年。高宗祔廟。始遷宣光皇帝于西夾室。開元十年。元宗特立九廟。于是追尊宣皇帝爲獻祖。復列于正室。光皇帝爲懿祖。以備九室。禘祫猶虛太祖之位。祝文于三祖不稱臣。明全廟數而已。至德二載。尅復後。新作九室神主。遂不造宏農府君神主。明禘祫不及故也。至寶應二年。祔元宗肅宗于廟。遷獻懿二祖於西夾室。始以太祖當東向位。以獻懿二祖爲是太祖以前親盡神主。准

禮禘祫不及。凡十八年。至建中二年十月。將祫享。禮儀使顏眞卿狀奏。合出獻懿二祖神主行事。其布位次第。及東向尊位。請依東晉蔡謨等議爲定。遂以獻祖當東向。以懿祖于昭位。南向。以太祖于穆位。北向。以次左昭右穆。陳列行事。且蔡謨當時雖有其議。事竟不行。而我唐廟祧。豈可爲准。臣嶧伏以嘗禘郊社。尊無二上。瘞毀遷藏。禮有義斷。獻懿爲親盡之主。太祖已當東向之尊。一朝改移。實非典故。謂宜復先朝故事。獻懿神主。藏于西夾室以類祭法所謂遠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則祭。無禱則止。太祖既昭配天地。位當東向之尊。庶上守貞觀之首制。中奉開元之成規。下遵寶應之嚴式。符合經義。不失舊章。吏部郎中柳冕等十二人議曰。天子受命之君。諸侯始封之祖。皆爲太祖。故雖天子。必有尊也。是以尊太祖焉。故雖諸侯。必有先也。亦以尊太祖焉。故太祖以下。親盡而毀。洎秦滅學。漢亦不及禮。不列昭穆。不建迭毀。晉既失之。宋又因之。于是有連五廟之制。于是有虛太祖之位。夫不列昭穆。非所以示人有序也。不建迭毀。非所以示人有殺也。連五廟之制。非所以示人有別也。虛太祖之位。非所以示人有尊也。此禮之所由廢也。謹按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葬以士。今獻祖祧也。懿祖亦祧也。唐未受命。亦猶士禮也。是故高祖太宗。以天子之禮祭之。不敢以太祖之位易之。今若易之。無乃亂先王之序乎。昔周有人下。追尊太王王季。以天子之禮。及其祭也。親盡而毀之。漢有天下。尊太上皇以天子之禮。及其祭也。親盡而毀之。唐有天下。追王獻懿二祖。以天子之禮。及其祭也。親盡而毀之。則不可代太祖之位明矣。又按周

禮有先公之祧。有先王之祧。先公之遷主。藏乎后稷之廟。其周未受命之祧乎。先王之遷主。藏乎文武之廟。其周已受命之祧乎。故有二祧。所以異廟也。今獻祖已下之祧。猶先公也。太祖以下之祧。猶先王也。請築別廟。以居二祖。則行周之禮。復古之道。故漢之禮。因于周也。魏之禮。因于漢也。隋之禮。因于魏也。皆立三廟。有二祧。又立私廟四于南陽。亦後漢制也。以爲人之子事大宗。降其私親。故私廟所以尊本宗也。太廟所以尊正統也。雖古今異時。文質異禮。而知禮之情。與問禮之本者。莫不通其變。酌而行之。故上致其崇。則太祖屬尊乎上矣。下盡其殺。則祧主親盡于下矣。中處其中。則王者主祧于中矣。工部郎中張薦等議曰。昔殷周以稷契始封。遂爲不遷之祖。其毀廟之主。皆稷契之後。所以昭穆合祭。尊卑不差。如夏后氏以禹始封。遂爲不遷之祖。故夏五廟。禹與二昭二穆而已。據此。則鯀之親盡。其主已遷。左氏既稱禹不先鯀。足明遷廟之主。雖屬尊于始封祖者。亦在合食之位矣。又據晉宋齊梁北齊周隋史。其太祖已下。並同禘祫。未嘗限斷遷毀之主。伏以南北八代。非無碩學巨儒。宗廟大事。議必精博。驗于史册。其禮僉同。又詳魏晉宋齊梁北齊周隋故事。及貞觀顯慶開元所述。禘祫並虛東向。既行之已久。實羣情所安。且太祖處清廟第一之室。其神主雖百世不遷。永歆烝嘗。上配天地。位於郊廟。無不正矣。若至禘祫之時。暫居昭穆之列。屈己伸孝。以奉祖禰。豈非伯禹烝烝敬鯀之道歟。亦是魏晉及周隋之太祖。不敢以卑厭尊之義也。議者或欲遷二祖於興聖廟。及請別築室。至禘祫年享之。夫祫合也。此乃分食。殊乖禮意。又欲藏于西夾

室。永不及祀。無異漢代瘞園。尤爲不可。輒敢徵據正經。考論舊史。請奉獻懿二祖與太祖並從昭穆之位。而虛東向。司勳員外郎裴樞議曰。禮之必立宗子者。蓋爲收其族人。東向之主。亦猶是也。若祔于遠廟。無乃中有一間。等上不倫。西位常虛。則太祖永厭於昭穆。異廟別祭。則祫饗何主乎合食。永閟比于姜嫄。則推祥禖而無事。禮云。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由是言之。太祖之上。復有追尊之祖。則親親尊祖之義。無乃乖乎。太廟之外。輕置別祭之廟。則宗廟無乃不嚴。社稷無乃不重乎。且漢丞相韋元成請瘞於園。晉徵士虞喜請瘞于廟兩階之間。喜又引左氏說。古者先王日祭於祖考。月祀於曾高。時享及二祧。歲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是謂郊宗之上。復有石室之祖。斯最近矣。但當時議所處石室。未有准的。喜請於夾室中。愚以爲石室可據。處之之道未安。何者。夾室謂居太祖之下。毀主非是安太祖之上。藏主也。未有卑處正位。尊在旁居。考理印心。恐非允協。今若建石室於園寢。遷神主以永安。採漢晉之舊章。依禘祫之一祭。修古禮之殘缺。爲國朝之典故。庶乎春秋之祭。皆中理焉。考功員外郎陳京議曰。臣前爲太常博士。已于建中二年九月四日奏議。祫饗獻懿二祖所安之位。請下百寮博採其議。其時禮儀使顏眞卿因是上狀。與京議異。京議未行。伏見去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詔下太常卿裴郁所奏。大旨與京舊議相合。伏以興聖皇帝。則獻祖之曾祖。懿祖之高祖。夫以曾孫元孫。祔列於高曾之廟。豈禮之不可哉。實人情之大順也。京兆少尹韋武議曰。凡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祫則羣廟大

合。禘則各序其祧。謂主遷彌遠。祧室既修。當祫之歲。宜以獻祖居於東向。而懿祖序其昭穆。以極所親。若行禘禮。則太祖復延於西。以衆主列其左右。是則於太祖不爲降屈。於獻祖無所厭卑。考禮酌情。謂當行此爲勝。同官縣尉仲子陵議曰。今儒者乃援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之語。欲令已祧獻祖。權居東向。配天太祖。屈居昭穆。此不通之甚也。凡左氏不先食之言。且以正文公之逆祀。儒者安知非夏后廟數未足之時。而言禹不先鯀乎。且漢之禘祫。蓋不足徵。魏晉已還。太祖皆近。是太祖之上。皆有遷主。歷代所疑。或引閟宮之詩而永閟。或因虞主之義而瘞園。或緣遠廟爲祧以築宮。或言太祖實卑而虛位。惟東晉蔡謨。憑左氏不先食以爲說。令正西東向詳其數事。此最不安。且蔡謨此議。非晉所行。前有司不本謨改築之言。取正西東向之一句。爲萬世法。此其不可甚也。臣又思之。永閟瘞園。則臣子之心有所不安。權虛正位。則太祖之尊無時而定。別築一室。義差可安。且興聖之於獻祖。乃曾祖也。昭穆有序。享祀以時。伏請奉獻懿二祖。遷祔於德明興聖廟。此其大順也。或以祫者合也。今二祖別廟。是分食也。何合之爲。臣以爲德明興聖二廟。每禘祫之年。亦皆饗薦。是亦合食。奚疑於二祖乎。其月二十七日。吏部郎中柳冕上禘祫議。證凡一十四道。以備顧問。并議奏聞。至三月十二日。祠部奏郁議狀。至十一年七月十二日。勅于頔等議狀。所請各殊。理在討論。用求精當。宜令尚書省會百寮。與國子監儒官。切磋舊狀。定其可否。仍委所司。具事件奏聞。其月二十八日。左司郎中陸淳奏曰。臣竊尋七年百寮所議。雖有一十六狀。總其歸趣。三端而已。于頔等一十四狀。並云復太祖之位。張薦狀則云並

列昭穆。而虛東向之位。韋武狀則云當祫之歲。獻祖居於東向。行禘之禮。太祖復延於西。謹按禮經及先儒之說。復太祖之位。位既正也。義在不疑。太祖之位既正。獻懿二主。當有所歸。詳考十四狀。其義有四。一曰藏諸夾室。二曰置之別廟。三曰遷於園寢。四曰祔於興聖。藏諸夾室。是無享獻之期。異乎周人藏於二祧之義。禮不可行也。置之別廟。始於魏明之說。禮經實無其文。晉義熙九年。雖立此義。已後亦無行者。遷於園寢。是亂宗廟之儀。既無所憑。殊乖禮志。事不足徵也。惟有祔於興聖之廟。禘祫之歲。乃一祭之。庶乎亡於禮者之禮。而得變之正也。寶應初。元宗神主祔廟。始遷獻祖懿祖神主于西夾室。是時有司以國喪畢。將行祫享。以太廟既位當東向。獻祖懿祖屬尊于太祖。若同祫享。即太祖不得居正位。于是永閟二祖神主于西夾室。太常博士陳京議。請准魏晉以來祫禮。奉二祖出同合享。與太祖並列昭穆。而虛東向之位。又云。若以太祖失尊位。即請奉二祖神主于德明皇帝廟。合享。詔下尚書省雜議。禮儀使顏眞卿請依晉蔡謨等立議。至祫享之日。奉獻祖神主居東向之位。自懿祖太祖及睿祖宗。遵左昭右穆之制。是日。宰臣百僚。並同眞卿之議。奏留中不下。將及祫享。眞卿又奏。從之。